

定本 退溪全書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印 刷: 2025年 4月 20日

發 行: 2025年 4月 25日

編 輯 人: 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팀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發 行 人: 朴炳元

發 行 處: 社團法人 退溪學研究院

出版登錄: 1989年 12月 15日 第1-987號

住 所: (03073)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창경궁로29길 25,
명륜빌딩 4층
Tel (02)765-2181~3 Fax (02)741-3478
URL <http://www.toegye.org>
E-mail toegye@hanmail.net

製 作 處: 도서출판 동과서
경기 고양시 일산서구 송파로151번길 24
Tel (02)333-7533 Fax (02)6280-2353

ISBN 978-89-85009-95-9 94150

ISBN 978-89-85009-65-2 (세트)

비매품

定本 退溪全書

19

朱子書節要 2

卷8 ~ 卷14

節要0131 ~ 節要0262

退溪學研究院 院長: 宋載邵

行政 支援: 李重煥, 金銀永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共同研究員: 金彥鍾, 文錫胤, 李俸珪, 李相夏

研究專擔人力: 姜志喜, 柳浩珍, 尹璿香, 尹相洙

研究補助員: 朴秀英

19책 校勘 및 標點: 柳浩珍(卷7~卷10) 尹璿香(卷11~卷14)

校閱: 文錫胤

* 이 결과물은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한국학진흥사업단의 한국학기초자료사업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 AKS-2018-CDM-1230002).

目錄

目錄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1
------------------------	---

節要0131(0801) 答劉平甫【玘】	2
節要0132(0802) 答何叔京【鎬. 邵武人. 父兌學於東平先生 馬公伸, 受河南《中庸》之說, 篤信力行. 叔京又得其傳.】	7
節要0133(0803) 答馮作肅【允中】	32
節要0134(0804) 答連嵩卿	33
節要0135(0805) 答程允夫【洵】【○先生內弟】	35
節要0136(0806) 答黃子厚【銖. 先生少與同學. 《翰墨全書》多載其詩, 卽所謂黃穀城也.】	47

朱子書節要 卷之九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49
------------------------	----

節要0137(0901) 答胡廣仲【寔. 武夷人.】	51
節要0138(0902) 答吳晦叔【翌. 建陽人. 見〈行狀〉.】	62
節要0139(0903) 答石子重【磐】	67
節要0140(0904) 答陳明仲【焯. 嘗爲侯官宰.】	74
節要0141(0905) 答李伯諫【宗思】	82
節要0142(0906) 答吳公濟	89
節要0143(0907) 答曹晉叔	90
節要0144(0908) 答林擇之【用中】	91
節要0145(0909) 答林充之	106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107

節要0146(1001) 答蔡季通【元定】……………	109
節要0147(1002) 答方伯謨【士繇】……………	118
節要0148(1003) 與方伯謨……………	120
節要0149(1004) 答梁文叔【瑒】……………	121
節要0150(1005) 與吳茂實【英】……………	124
節要0151(1006) 答任伯起【希夷】〔○伯雨曾孫〕……………	125
節要0152(1007) 答江德功【黠】……………	127
節要0153(1008) 答游誠之……………	133
節要0154(1009) 答吳伯起【詳見下〈答廖子晦書〉。】……………	136
節要0155(1010) 答歐陽慶似【光祖】……………	138
節要0156(1011) 答嚴居厚【士敦】……………	139
節要0157(1012) 答李深卿【泳】……………	140
節要0158(1013) 答胡寬夫……………	143
節要0159(1014) 答吳德夫【獵】……………	145
節要0160(1015) 答楊子直【方】……………	146
節要0161(1016) 答廖子晦【德明】……………	150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一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165

節要0162(1101) 答李濱老【呂】〔號澹軒。西山之後。〕……………	167
節要0163(1102) 答汪太初【楚材。休寧人。紹熙進士，廣東運司判官。】……………	169
節要0164(1103) 答方耕道【來】〔‘來’當作‘耒’。莆田人。乾道進士，連江縣令。〕……………	171

目錄

節要0165(1104) 答呂士瞻【竦】	174
節要0166(1105) 答呂道一	175
節要0167(1106) 答曾致虛	177
節要0168(1107) 答朱魯叔	178
節要0169(1108) 答黃商伯【灝】	179
節要0170(1109) 答詹元善【體仁】 【建之武夷人。元善父慥，授室浦城。張氏，元善幼出爲伯舅張氏後，故第三書有‘歸宗’之語。天資超邁，志守卓然，學以存誠，謹獨爲主，時論紛紜，處之澹然。後徙居雪川，酣飫圖史，人不能窺其際。】	184
節要0171(1110) 答潘叔度【景憲】	188
節要0172(1111) 答潘叔昌	191
節要0173(1112) 答劉叔文	197
節要0174(1113) 答王子充	199
節要0175(1114) 答胡伯逢	200
節要0176(1115) 答黃仁卿【東】 【勉齋之兄】	203
節要0177(1116) 答黃直卿【榘】	204
節要0178(1117) 答呂子約【祖儉】 【東萊之弟】	207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239

節要0179(1201) 答王子合【遇】	242
節要0180(1202) 答林伯和【名鼎，一字元秀。黃巖人。乾道進士，終筠州通判。】	247
節要0181(1203) 答林叔和	249
節要0182(1204) 答陳膚仲【孔碩】	251
節要0183(1205) 答滕德粹【璘】 【○真西山云：“兄弟從朱子學，終身踐履。”韓侂胄當國有欲引用，意終不屈，年八十致仕相。有《溪齋類稿》。】	255
節要0184(1206) 答滕德章【珙】	260

節要0185(1207) 答廖季碩【俣】	262
節要0186(1208) 答楊元範【大澧】	263
節要0187(1209) 答潘文叔【友文】	264
節要0188(1210) 答潘端叔【友端】『○與友恭皆時之子·良貴之從孫·見墓誌。』	266
節要0189(1211) 答潘恭叔【友恭】	267
節要0190(1212) 答鄭仲禮	269
節要0191(1213) 答余占之【隅】	271
節要0192(1214) 答程正思【端蒙·鄱陽人·所著《小學字訓》，見《性理群書》·先生許之，以爲‘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272
節要0193(1215) 答汪子文	277
節要0194(1216) 答汪聖可	278
節要0195(1217) 答周舜弼【謨】『○南康人』	279
節要0196(1218) 答董叔重【銖】	284
節要0197(1219) 答黃子耕【螢·‘螢’，音勾。』	287
節要0198(1220) 答曹立之	294
節要0199(1221) 答萬正淳【人傑】	297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三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301

節要0200(1301) 答吳伯豐【必大】	303
節要0201(1302) 答姜叔權【大中】	314
節要0202(1303) 答汪長孺【德輔】	316
節要0203(1304) 答李叔文	319
節要0204(1305) 答都昌縣學諸生	321
節要0205(1306) 答白鹿長貳	322
節要0206(1307) 答劉公度【孟容】『○旼之孫』	323

目錄

節要0207(1308) 答劉仲升	326
節要0208(1309) 答劉季章【黼，廬陵人。《鶴林玉露》稱爲醇儒。】	328
節要0209(1310) 與陳伯堅	339
節要0210(1311) 答胡季履【大壯】	340
節要0211(1312) 答胡季隨【大時】	341
節要0212(1313) 答高應朝	356
節要0213(1314) 答石天民	357
節要0214(1315) 答沈叔晦【煥，寧海人。】	358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四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361
節要0215(1401) 答孫季和【應時】	366
節要0216(1402) 答石應之【宋景濂題跋，“有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字應之。”是此人。】	367
節要0217(1403) 答諸葛誠之	369
節要0218(1404) 答項平父【安世】	371
節要0219(1405) 答陳抑之【謙】	377
節要0220(1406) 答俞壽翁【《周禮》有《復古編》，臨川 俞庭椿 壽翁所述。其此人歟？】	378
節要0221(1407) 答應仁仲【名恕，號艮齋。括蒼人。淳熙初，寓居黃巖。】	379
節要0222(1408) 答周叔謹【葉公謹，改姓字。】	380
節要0223(1409) 答王季和【鉛】	382
節要0224(1410) 答傅子淵【夢泉】	384
節要0225(1411) 答陳正巳【剛】	386
節要0226(1412) 答路德章	388
節要0227(1413) 答康炳道	393
節要0228(1414) 答郭希呂【律】【○‘律’，或作‘逮’。】	394

節要0229(1415) 答時子雲	387
節要0230(1416) 答毛舜卿	398
節要0231(1417) 答楊深父	399
節要0232(1418) 答汪子卿	400
節要0233(1419) 答趙幾道【師淵】〔○號訥齋.〕	402
節要0234(1420) 答劉仲則【渠】	404
節要0235(1421) 答黃冕仲	405
節要0236(1422) 答楊簡卿【迪】	406
節要0237(1423) 答吳宜之【南】	407
節要0238(1424) 答徐斯遠【文卿】	409
節要0239(1425) 答趙昌甫【蕃】	411
節要0240(1426) 答徐彥章	412
節要0241(1427) 答包定之	415
節要0242(1428) 答潘謙之【柄】〔○號瓜山.〕	417
節要0243(1429) 答楊至之【至】	418
節要0244(1430) 答李守約【閔祖】〔○濱老之子〕	419
節要0245(1431) 答李守約【一本作‘答李時可’.〕	423
節要0246(1432) 答李時可【相祖. 守約之弟.】	424
節要0247(1433) 答劉定夫	425
節要0248(1434) 答包顯道【揚】	426
節要0249(1435) 答包詳道	427
節要0250(1436) 答包敏道【遜】	430
節要0251(1437) 答符舜功【叙】	432
節要0252(1438) 答符復仲【初】	433
節要0253(1439) 答符國瑞	434
節要0254(1440) 答陳超宗	435
節要0255(1441) 答顏子堅	437
節要0256(1442) 答熊夢兆	439

目錄

節要0257(1443) 答安仁吳生	440
節要0258(1444) 答趙然道【師雍】	442
節要0259(1445) 答康戶曹【仲穎. 一本無‘仲’字.】	443
節要0260(1446) 答邵叔義【一本無‘叔義’二字, 有‘機’字.】【○叔義, 名浩.】	444
節要0261(1447) 答王德修【和靖門人】	446
節要0262(1448) 答蘇晉叟【溱】	447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劉平甫〕¹⁾ 名珏，子羽子，爲子翬後。

〔何叔京〕 名鎬，號臺溪。邵武人。父兌師東平 馬公·伸公。傳父學，後從朱子游。貫穿經史，一意操存。歷官上杭丞·善化令。著《易論語說》及《語錄》。○娶同郡李氏。西山先生 郁姪女。

〔馮作肅〕 名允中。邵武人。先生名其居曰見齋，又嘗跋公所藏〈唐誥〉。

〔連嵩卿〕 《實紀》但出姓字，先生嘗答何叔京書，“聞嵩卿之賢好學云云。”

〔程允夫〕 名洵，號克庵。婺源人。先生內弟。以特科恩，任吉州錄事參軍。先生稱其好學而敏於文。有《尊德性齋集》。○按，公父韓溪翁，韋齋之內弟。然則公於先生實爲再從弟也。

〔黃子厚〕 名銖。少與先生同學，終以詩鳴翰墨。《全書》多載其詩，卽所謂黃穀城也。

1) 劉平甫：[두주 先生銘公墓，見《大全》.]이 있다.

節要0131(0801) (知舊門人問答1-1~5) (卷8:1右) (晦庵集 卷40)

答劉平甫【坪】

(知舊門人問答1-1)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

▶ 劉坪：1138~1185. 字는 平甫，號는 七省翁. 建州 崇安人. 劉子羽의 아들인데, 劉子翬의 후사가 됨.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5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知舊門人問答1-2)

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闔，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知舊門人問答1-3)

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¹⁾“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²⁾ 元履向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知舊門人問答1-4)

熹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

1) 先聖言：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力進……所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侍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怪也。更詳思之。

(知舊門人問答1-5)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³⁾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⁴⁾，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

3) 易其心然後語：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理勝則事明：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鑄治爲妙。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節要0132(0802) (知舊門人問答2-1~23) (卷8:4左) (晦庵集 卷40)

答何叔京〔鎬. 邵武人. 父兌學於東平先生 馬公伸, 受河南
《中庸》之說, 篤信力行. 叔京又得其傳.〕

(知舊門人問答2-1)

五月十八日, 新安 朱熹謹再拜裁書, 復于知丞學士執事: 熹少而魯鈍, 百事不及人, 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 而求之不得其要. 晚親有道, 粗得其緒餘之一二, 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 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 俛俛然如瞽之無目¹⁾, 擿埴索途, 終日而莫知所適, 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 顧以鄙朴²⁾窮陋, 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 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 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 少復留意於此. 熹所以趑趄於世, 求輔仁之益, 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間者竊聞執事家學淵源之正, 而才資敏銳, 絕出等夷,

▶ 何鎬: 1128~1175. 字는 叔京, 號는 臺溪. 邵武人. 朱熹의 친구.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目: 定州本에는 [추가 ‘目’當作‘相’.]이 있다.

2) 朴: 《全書》 ‘樸’

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置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疏，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驚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³⁾辨析，務以求合

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甚。【“瞽之無目”：‘目’，或云‘相’字。】

(知舊門人問答2-2)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他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⁴⁾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

3) 訂：定州本‘證’

4) 此乃……指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眞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眞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兀⁵⁾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幸甚甚。⁶⁾ 更容熟復，續得具稟也。

(知舊門人問答2-3)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

5) 兀：《全書》‘尤’

6) 幸幸甚甚：《全書》‘幸甚幸甚’

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

(知舊門人問答2-4)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衰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

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爲如何？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

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予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⁷⁾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不無紕繆”：‘不’疑‘必’字。‘紕’，篇夷切，兩絲同齒曰紕。“先賢所擇”：‘擇’疑‘釋’字。‘懶墮’：《韻會》，“‘惰’亦‘墮’。”】

(知舊門人問答2-5)

熹奉親屏居，諸況仍昔。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

7) 舍：《全書》‘捨’

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⁸⁾ 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下喻行己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仰助萬分之一乎？《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

(知舊門人問答2-6)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

8) 如此……有哉：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皋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爲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柴世宗父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歐公以爲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

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豈不知”：‘知’恐當作‘以’。〕

(知舊門人問答2-7)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校三十里”：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楊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齏臼受辛，辭字。乃絕妙好辭。”曹操行三十里方悟，歎曰有智無智，校三十里也。〕

(知舊門人問答2-8)

示喻溫習⁹⁾之益・體驗¹⁰⁾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

9) 溫習：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體驗：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媮¹¹⁾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¹²⁾。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掊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

(知舊門人問答2-9)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敬諾，安敢食言？然須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

11) 媮：《全書》‘偷’

12) 深探力行之志：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辭耳。“金聲玉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爲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¹³⁾，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姦豎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豈尙有反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畎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2-10)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

13) 道理無窮：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¹⁴⁾，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旣也。

(知舊門人問答2-11)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鄰境群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他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¹⁵⁾，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

14) 未必容其復來：[추가] 按此句上下疑有闕誤，或‘容’上闕‘不’字，不然則‘復’乃‘不’字之誤.]가 있다.

15) 體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打不過處甚多，卽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台，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到卽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當愈甚爾。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¹⁶⁾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¹⁷⁾“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自老兄南去云云”：何公嘗調汀州 上饒丞，部使者鄭伯熊，以郡事不理，檄公佐其守。公盡力補助，而守顧不悅，公卽謝去，此其時也。〕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

16) 舍：《全書》‘捨’

17) 近日……如：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經門下，躬拾¹⁸⁾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拾”：未詳。』

(知舊門人問答2-12)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辨¹⁹⁾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

(知舊門人問答2-13)

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故步，學力未

18) 拾：[두주 ‘拾’, 考唐本, 作‘扣’.]가 있다；《全書》‘扣’

19) 辨：[두주 ‘辨’, 唐本作‘辯’.]가 있다；《全書》‘辯’

充，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矣。萬一不遂，或當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知舊門人問答2-14)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²⁰⁾竊觀尊兄平日之²¹⁾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²²⁾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²³⁾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²⁴⁾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

20) 熹：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21) 之：定州本에는 [소주 疑衍.]이 있다.

22) 之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3) 所存不：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4) 舍：《全書》‘捨’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繹，自當見之。〔“平日之容貌”：‘之’疑衍。〕

(知舊門人問答2-15)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²⁵⁾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²⁶⁾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知舊門人問答2-16)

25) 愚意竊謂：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6) 願尊兄……愚言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²⁷⁾，而非操則存·舍²⁸⁾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²⁹⁾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³⁰⁾以《箴》語考之可見矣。³¹⁾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諭，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爲耶？

(知舊門人問答2-17)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³²⁾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

27) 舍：《全書》‘捨’

28) 舍：《全書》‘捨’

29) 乃四箴序中語：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0) 方是……功夫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1) 以箴語……可見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2) 則是……其半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³³⁾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知舊門人問答2-18)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卽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

33) 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文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

(知舊門人問答2-19)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

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個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個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知舊門人問答2-20)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個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個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

義·禮·智之摠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³⁴⁾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卽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知舊門人問答2-21)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程子答或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叔京因程子此語而有疑問於先生，其說不可考。今以己意代說云：“程子不用靜字，只慮學者之誤入禪去耳。靜不可廢也，而引必有事焉爲說，竊恐有事則害於靜也。且程子嘗以呂氏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爲不可，今以必有事焉爲主敬存養工夫，則是與靜時求中何以異乎？”以此爲叔京問意，而看先生答辭，可曉然無疑矣。】

(知舊門人問答2-22)

34) 天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爲³⁵⁾正法當然

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卽陵爲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諭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³⁶⁾

【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³⁷⁾【“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³⁸⁾

35) 爲：海州本·定州本‘謂’

36) 謂之……非惡：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7) 如此：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8) 所引……如此：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八

(知舊門人問答2-23)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

節要0133(0803) (知舊門人問答3-1~2) (卷8:26右) (晦庵集 卷41)

答馮作肅 〔允中〕

(知舊門人問答3-1)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知舊門人問答3-2)

示諭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¹⁾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 馮允中：字는 作肅，邵武人. 朱熹가 그의 거처를 見齋라 명명하였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只得……明白：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34(0804) (知舊門人問答4) (卷8:26左) (晦庵集 卷41)

答連嵩卿

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個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

▶ 連嵩卿：字는 嵩卿, 이름과 생졸년은 미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節要0135(0805) (知舊門人問答5-1~10) (卷8:27左) (晦庵集 卷41)

答程允夫【洵】 【○先生內弟】

(知舊門人問答5-1)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¹⁾ 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

▶ 程洵：1135~1196. 字는 允夫, 號는 克庵. 婺源人. 朱熹의 문인이자 외사촌 동생이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10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窮理既明……由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²⁾。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³⁾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

2) 中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辨：[두주 ‘辨’, 今館本作‘辯’.]이 있다.

安常習故·同流合污·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知舊門人問答5-2)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知舊門人問答5-3)

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

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耦⁴⁾，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

4) 耦：《全書》‘偶’

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癥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⁵⁾，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⁶⁾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⁷⁾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

5) 辨：[두주 ‘辨’恐當作‘辯’.]가 있다.

6) 自非眞能：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7) 不容……其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蕕·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汚，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齟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

交，豈至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⁸⁾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知舊門人問答5-4)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知舊門人問答5-5)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⁹⁾任

8) 悶：海州本·定州本‘悶’

9) 姑：定州本‘世’

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個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密院”：先生時爲樞密院編修官。】

(知舊門人問答5-6)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¹⁰⁾，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¹¹⁾“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

10) 只可……發見之端：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1) 又謂：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伊川言之詳矣，只云¹²⁾：“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¹³⁾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¹⁴⁾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個“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于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

12) 只云：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3) 只此……用功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4) 其敬日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同。 胡文定公蓋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僞皆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爲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胡文定答仲并語”：見《淵源錄》伊川下胡安國奏狀。〕

(知舊門人問答5-7)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爲給事中。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

亦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爲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爲之矍然。

(知舊門人問答5-8)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責彼也。

(知舊門人問答5-9)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¹⁵⁾，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個歸

15) 功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¹⁶⁾，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知舊門人問答5-10)

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爲佳。

16) 踐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36(0806) (知舊門人問答6) (卷8:38右) (晦庵集 卷41)

答黃子厚〔銖. 先生少與同學. 《翰墨全書》多載其詩, 卽所謂黃穀城也.〕

知讀《精義》有得, 尤以爲喜. 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 然並觀博考, 見其淺深疏密於毫¹⁾釐之間, 尤能發人意思, 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 忠信只是一事, 但自我而觀謂之忠, 自彼而觀謂之信, 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爲信之論也. 鄙意如此, 試思之, 然否却見諭. 登山之興, 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 今復冒暑而往, 則有所不能矣. 或恐欲尋舊約, 卽請見過, 却議行計也. 伯恭甚愛上嵐山水, 前日經行, 適值風雨, 尤快心目也.

▶ 黃銖 : 1131~1199. 字는 子厚, 號는 穀城. 建安人. 朱熹와 동문수학한 벗이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毫 : 海州本 ‘豪’

朱子書節要 卷之九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胡廣仲】 名寔，文定公從子。崇安人。力主家學，而所見多鑿。

【吳晦叔】 名翌，號澄齋，又曰南嶽處士。建陽人。師五峯胡先生，與南軒游。一以明理修身爲要，忠信明決，通微曉事。先生撰其行狀。○‘翌’，一作‘昱’，此從〈行狀〉作‘翌’，然恐作‘昱’，是。

【石子重】¹⁾ 名塾，號克齋。台州臨海人。登進士，授桂陽簿。時李安簡公光謫居，從游。又從舅氏陳公良翰學，先生與爲友。召對，除知南康軍，將代先生，未至，卒。先生誌其墓。

【陳明仲】 名焞。嘗爲候官宰。見先生〈題范文正公家書跋〉。

【李伯諫】 《實紀》，“名宗思。建安人。朱子稱其爲蘄教，專以古人爲己之學教人。”○按，公學佛，與先生抗論不已，最後始稍悟其非。

【吳公濟】 未詳其名。於先生爲鄉里游從。與李伯諫

1) 石子重：[字予‘塾’字，《韻書》未考。按《文獻通考》·《台寓錄》，皆作‘塾’。]이 있다.

皆學佛. 先生力加鑄辯, 伯諫乃悟, 而公終不回惑.

〔曹晉叔〕 見一卷.

〔林擇之〕 名用中. 古田人. 朱子目爲畏友, 嘗曰:
“擇之見趣操持, 愈見精密.” 嘗²⁾偕訪南軒于長沙. ○
《一統志》, “公與建安 蔡季通齊名.”

〔林充之〕 見《實紀》. 疑是擇之弟.

2) 嘗 : [두주 ‘嘗’字衍.]이 있다.

節要0137(0901) (知舊門人問答7-1~5) (卷9:1右) (晦庵集 卷42)

答胡廣仲〔寔·武夷人·〕

(知舊門人問答7-1)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

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欽夫未發之論”：曾釋此段，今不記得。以今所見再釋云：“欽夫之論，必謂衆人無未發之時，故先生解其意如此。”又“須或有此時節”：謂有澄靜未發之時也。】

(知舊門人問答7-2)

來喻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前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喻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

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

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¹⁾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²⁾“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

▶ 胡寔：1136~1173. 字는 廣仲. 崇安人. 胡宏의 사촌동생이다. 이름을 胡實이라고도 한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言：海州本·定州本 ‘云’

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³⁾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⁴⁾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

(知舊門人問答7-3)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所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

3)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揚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他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知舊門人問答7-4)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⁵⁾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愚

5) 臨事……識得：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意如此，未知中否？『“性無不該云云”：此段所論，先生以爲尚有遺恨，再設答辭。見《大全》七十五卷〈記論性稿〉後。』

(知舊門人問答7-5)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

〈太極〉之旨，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

熹之所疑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揔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

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也。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可見矣。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又熹之所疑者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却恐未然。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努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

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卽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眞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⁶⁾，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旣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

6) 久觀……固多：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此個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⁷⁾”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罄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舊圖”：舊傳〈太極圖說〉有謬，先生考訂改正。〕

7) 涵養：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38(0902) (知舊門人問答8-1~3) (卷9:11右) (晦庵集 卷42)

答吳晦叔〔翌. 建陽人. 見〈行狀〉.〕

(知舊門人問答8-1)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¹⁾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²⁾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

▶ 吳翌：字는 晦叔，號는 澄齋 또는 南嶽處士. 建陽人. 이름을 吳昱이라고 한 곳도 있다. 胡宏의 제자이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而：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

(知舊門人問答8-2)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

2) 仁：海州本‘仁爲’[추가 ‘仁爲’疑當作‘爲仁’.]；定州本‘爲仁’

《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³⁾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履踐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

3) 而：定州本‘以’

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⁴⁾“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

(知舊門人問答8-3)

仁⁵⁾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⁶⁾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爲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徒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

4) 諭：[두주 ‘諭’, 唐本作‘論’.]가 있다；《全書》‘論’

5) 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6) 仁：海州本에는 [추가 ‘者仁’之‘仁’, 恐當作‘人’.]이 있고, 定州本에는 [추가 溪訓, ‘者仁’之‘仁’, 作‘人’.]이 있다.

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⁷⁾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巴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其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7) 而：定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139(0903) (知舊門人問答9-1~6) (卷9:15右) (晦庵集 卷42)

答石子重【整】

(知舊門人問答9-1)

熹竊謂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知舊門人問答9-2)

▶ 石整：1128~1182. 字는 子重, 號는 克齋. 台州 臨海人. 朱熹의 친구이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6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¹⁾”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²⁾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³⁾，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⁴⁾，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知舊門人問答9-3)

-
- 1) 舍則……其鄉：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心之體：海州本에는 ‘心’과 ‘體’에 백권이 있다.
 4) 操而存：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個“察識”字，便有個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⁵⁾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知舊門人問答9-4)

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復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救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⁶⁾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

5) 之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6) 朴：《全書》‘樸’

所偏，今此相見，儘覺釋去，盡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⁷⁾”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個“敬”字，⁸⁾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⁹⁾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

7)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8) 此有……敬字：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9) 有：定州本 ‘是’

此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傲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己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

【“伊浦塞”：桑門之饌，見〈楚王英傳〉，卽優婆塞。】

(知舊門人問答9-5)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¹⁰⁾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

10) 朴：《全書》‘樸’

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日受用處矣。

(知舊門人問答9-6)

且如自己爲學官・爲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他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此子重與學者問答之辭，舉以質之先生。〕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槨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槨乃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槨，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槨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槨，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

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¹¹⁾，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個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

此意甚好。¹²⁾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功夫始得。〔心該誠神·備體用，見《心經附註》，今不抄。〕

11) 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2) 此意甚好：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40(0904) (知舊門人問答10-1~11) (卷9:21右) (晦庵集 卷43)

答陳明仲【焞，嘗爲侯官宰.】

(知舊門人問答10-1)

熹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¹⁾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駑，雖殫十駕之勤，亦無以相及矣。矍然驚嘆，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尙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某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

▶ 陳焞：字는 明仲，建陽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11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6에 실려 있다.

1) 惟是：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既荷愛予，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懷。伏惟既以溫公之心爲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尙不能無望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著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爲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謂難得矣。一溺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爲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爲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高明之見已如此”：謂與孔·孟無異。】

(知舊門人問答10-2)

所示諸說，足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²⁾，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只要漸覺意味明白深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知舊門人問答10-3)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³⁾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知舊門人問答10-4)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爲儒也？

2) 平易……理會：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正：川谷本에는 [추가 ‘正言’‘正’，恐當作‘立’.]이 있다.

二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幸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爲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⁴⁾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知舊門人問答10-5)

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知舊門人問答10-6)

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顧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誤耳。

4) 守：川谷本에는 [추가 ‘守’恐當作‘序’.]가 있다.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爲宜。【詳此問答，是陳妻喪也。】

朔祭，子爲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今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魂帛，終喪，埋帛立主。【時在官所。】

此於古無。初旣不能盡從古制，卽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旣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答萬正淳〉則云：“祔祖母室，歲時祭之東廟。”】

(知舊門人問答10-7)

喻及喪禮踰期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

【此與竇文卿問答略同。文卿又問祝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曰：“祝不必言爲子而祭也。”】

(知舊門人問答10-8)

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

(知舊門人問答10-9)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知舊門人問答10-10)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

牽合彊爲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爲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豈曰姑以是爲中制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害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責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爲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顏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曰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半上落下之間指爲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污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知舊門人問答10-11)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概得之，然有未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

而易以持守⁵⁾。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5) 持守：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41(0905) (知舊門人問答11-1~3) (卷9:27右) (晦庵集 卷43)

答李伯諫¹⁾ 【宗思】

(知舊門人問答11-1)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學業”，【此來書之語.²⁾】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之語.³⁾】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

▶ 李宗思：字는 伯諫, 建安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答李伯諫：海州本·《全書》에는 뒤에 ‘【甲申】’이 있다.

2) 語：定州本 ‘言’

3) 語：定州本 ‘言’

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⁴⁾ 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⁵⁾ 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眞心存焉”，則又是有心矣。

4) 聖人……日星之明：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之說……詳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其枝辭⁶⁾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尙可以爲道乎？【“捏怪”：捏，乃結切，捻聚也。】

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

6) 其枝辭：[두주 ‘其枝’, 唐本乙.]이 있고, 定州本에는 [소주 唐本作‘辭枝’.]가 있다 ; 《全書》 ‘枝其辭’

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個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籍⁷⁾先生之言以爲重。

若眞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如何。『“有根株則必有枝葉”：此必伯諫書中語。』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來書中語。】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⁸⁾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麤疏，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

7) 籍：《全書》‘藉’

8) 亦：海州本·定州本‘亦可’

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溺⁹⁾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

(知舊門人問答11-2)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¹⁰⁾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¹¹⁾，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¹²⁾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¹³⁾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

9) 液：川谷本에는 [추가 ‘液’恐‘溺’之誤.]가 있다.

10) 辯：定州本 ‘辨’

11) 若實……之心：海州本에는 ‘若實有’와 ‘之心’에 방점이 있다.

12) 及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知舊門人問答11-3)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爲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鑄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爲競辨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財¹⁴⁾照。『今按此書，於伯諫可謂絕之峻矣，而下〈答林用中書〉，稱伯諫有脫然·可尙之語，則可知伯諫不至於終迷者矣。』

13) 所謂……資深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4) 財：《全書》‘裁’

節要0142(0906) (知舊門人問答12) (卷9:33右) (晦庵集 卷43)

答吳公濟¹⁾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眞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諦”：審也。禪家有四諦。〕

▶ 吳楫：字는 公濟. 崇安人. 朱熹의 學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43(0907) (知舊門人問答13) (卷9:33左) (晦庵集 卷43)

答曹晉叔¹⁾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44(0908) (知舊門人問答14-1~21) (卷9:34右) (晦庵集 卷43)

答林擇之【用中】

(知舊門人問答14-1)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徧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個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王丞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將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日諸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發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湧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爲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聲，殆不復能爲懷。

(知舊門人問答14-2)

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

▶ 林用中：字는 擇之，號는 東屏。古田人。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1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

(知舊門人問答14-3)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衆，遠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爲揆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謄稿四出之故。然其爲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左史之除”：左史，起居注也。唐〈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記。”〈玉藻〉，“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元履竟爲揆路所逐”：孝宗乾道五年事。】

(知舊門人問答14-4)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

(知舊門人問答14-5)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概，不能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鉗鎚也。晉叔亦是自悠悠，諸公覺得且如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進處。餘則不聞問也。季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

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¹⁾ 舊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知舊門人問答14-6)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²⁾【“須”字如用“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

1) 疑未發……全體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但謂……開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此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地，但苦惰廢，不能如人意爾。【“書首十五字”：程子語。“忒”：太過也。】

(知舊門人問答14-7)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³⁾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3) 如此……先聖說：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14-8)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哀苦之餘”：乾道己丑先生丁母憂，時年四十。】

(知舊門人問答14-9)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爲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真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獻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爲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

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奈何奈何！【“拙齋”：林之奇少穎號，拙齋疑卽林也。“呂公”：希哲。】

(知舊門人問答14-10)

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却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丈之政，爲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

往往遺棄事物，略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⁴⁾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⁵⁾潛玩浸灌之功，不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遊山之計”：天台之約。〕

(知舊門人問答14-11)

所示疑義，已略看。端叔·恭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朴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

4) 向來……更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向平實處加：海州本에는 ‘向’과 ‘處加’에 방점이 있다.

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爲己功夫處耶？

(知舊門人問答14-12)

“切脈觀鷄”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鷄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唯仁不可見，而脈之浮沉緩急·鷄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鷄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卽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若如來諭，“觀鷄”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脈”之云，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張子韶號，“無垢”。〕

(知舊門人問答14-13)

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⁶⁾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知舊門人問答14-14)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疏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個謹獨工夫⁷⁾，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⁸⁾，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

6) 徹上徹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7) 工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8) 慎獨：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上知是體，下知字是用】，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滅天理矣。”』

(知舊門人問答14-15)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⁹⁾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¹⁰⁾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¹¹⁾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又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

9) 端倪：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涵養：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1) 涵養：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察識端倪，則涵養個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眞¹²⁾”·“靜”之字，謂之就當¹³⁾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當¹⁴⁾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常以爲靜者性之眞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個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卽此理也。〔“眞靜之字”：‘之’當作‘二’。‘但須如此’：謂有立脚處也，卽靜時敬而無失也。〕

12) 眞：《全書》‘直’

13) 當：《全書》‘常’

14) 當：《全書》‘常’

(知舊門人問答14-16)

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知舊門人問答14-17)

“戒夫作爲”，此對老子之無爲而言。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命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¹⁵⁾。“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前一書《遺書》云，“《易》无思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此明聖人之所謂无，非漠然無所爲也，特未

15) 天命……全體：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嘗作爲耳，故此云。』

(知舊門人問答14-18)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君子之道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¹⁶⁾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鳶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卽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¹⁷⁾

(知舊門人問答14-19)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¹⁸⁾，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

16) 莫能：定州本‘不可’

17) 費而隱……曉然也：海州本에는 이 편지가 없다.

18) 常切……萌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九

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知舊門人問答14-20)

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去一般。〔“湘江諸人”：指胡·張門人，“渠”：未知指何人。〕

(知舊門人問答14-21)

所諭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節要0145(0909) (知舊門人問答15) (卷9:47右) (晦庵集 卷43)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 林充之：林用中の 아우, 充之는 그의 字임.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蔡季通】名元定，建陽人。登西山絕頂，忍飢啖薺。師事朱子，朱子顧曰：“吾老友也。”坐僞黨，謫道州，卒。諡文節。○見《言行錄》。

【方伯謨】名士繇，號遠庵。莆田人。寓居建安，朱子稱其詩溫潤可觀。○公又善隸書。

【梁文叔】名瑒，邵武人。所輯有《朱子語錄》·《澹臺石刻考證》。

【吳茂實】¹⁾ 《實紀》，“名英，邵武人。紹興進士。有《論語問答略》。”

【任伯起】《宋史》，“名希夷，邵武人。以進士位簽樞。”《實紀》，“朱子稱其開濟士也。然彌遠柄國，頗拱默。諡宣獻。”○伯雨之後。

【江德功】名默，崇安人。進士，建寧縣令。著《國朝綱集》·《易訓解》·《四書訓詁》。○卽〈少微通鑑序〉所謂‘建寧公’也。

【游誠之】²⁾ 《姓原珠璣》謂：“公，南軒高弟也。嘗

1) 吳茂實：[予少從朱子學，篤信力行。周·程大儒賜諡，皆公所請。]이 있다.

2) 游誠之：[予游誠之，名九言，號默齋。建陽人。受學於南軒。知光化軍。諡文清。]이

論無極太極，聞者服其簡。又工詩，如‘閒處謾憂當世事，靜中方見古人心’，詩家所稱。”

【吳伯起】 《實紀》，“有吳振者，疑是伯起，但未敢必耳。振見先生〈南城縣社倉記〉。”

【歐陽慶似】³⁾ 《實紀》，“名光祖，崇安人。登第，江西運管。朱子嘗令三子師之。”

【嚴居厚】 名士敦。先生詩集，多與之酬唱。○公嘗作〈魏元履行狀〉。

【李深卿】 名泳。先生〈與林擇之書〉，辨論深卿禪學之非，三復丁寧，深卿終不悟。疑深卿是古田人。

【胡寬夫】

【吳德夫】 名獵，號畏齋。潭州 醴陵人。第進士，官至四川安撫·知成都。諡文定。師南軒，朱子訪南軒，又得親炙。湖湘正學，公實表率之。

【楊子直】 見二卷

【廖子晦】 名德明，號槎溪。南劍 順昌人。少學釋，得龜山書，大悟，遂師朱子。登第，官至吏部左選郎官。朱子稱其學有根據。有《槎溪集錄》·《癸巳後問答》。

있다.

3) 歐陽慶似：[두주 ‘似’, 《實紀》作‘嗣’.]가 있다.

節要0146(1001) (知舊門人問答16-1~10) (卷10:1右) (晦庵集 卷44)

答蔡季通【元定】

(知舊門人問答16-1)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¹⁾ 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前日之書”：‘書’恐當作‘事’。】

(知舊門人問答16-2)

【云云】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諡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

▶ 蔡元定：1135~1198. 字는 季通. 號는 西山. 諡號는 文節. 建陽人. 朱熹의 門人. 아버지는 蔡發, 아들은 蔡沈으로 三代가 학문으로 이름이 났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10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不然……可驗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据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

(知舊門人問答16-3)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爲幸。大兒不免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爲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

至尾，一樣數段，更看不得，可怪，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攜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卽寄錢去，煩爲糴也。【“足”：子遇切，足其不足也。】

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伯諫前日過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無力能挽回耳。

今日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鄙意與伯諫深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事甚多，非書札所能辦也。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

非，非季通深排痛抵²⁾之力，亦不能辦，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耳。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卽面言之？佇俟來音，旦³⁾夕別遣人奉候。

(知舊門人問答16-4)

磬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多說着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⁴⁾”，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護前，恐爲心術之害，不但一事之失也。〔“⁴⁾”：音替，極困也。〕

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士⁴⁾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鷗⁵⁾鷗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并按”：用孔融嘲曹操語。〕

2) 抵：[두주 ‘抵’, 今館本註, “當作‘詆’.”]가 있다.

3) 旦：海州本·定州本 ‘朝’

4) 士：《全書》 ‘亡’

5) 鷗：《全書》 ‘鳴’

作肅所求，熹與其人本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知舊門人問答16-5)

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子也！

(知舊門人問答16-6)

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屈指計歸程，冀得傾竦以聽劇談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望。伯諫來此已兩三日，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

相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來矣。千萬卽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拔，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蓍而後有也。揲蓍歸奇之數，乃是揆着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揆着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尙不能明，況能及此乎？嘗爲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四⁶⁾象之次，自十倒數，盡六而得太陰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揆”：《大廣益會》，“投也。”“四象之畫”：二奇爲太陽·二偶爲太陰之類。“六七八九之祖”：〈答郭冲晦書〉以〈河圖〉·〈洛書〉爲四象之祖，與此小不同。“四象之次”：太陽居一含九之類。】

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卽修行轉無力矣。區

6) 四：《全書》‘日’

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西山之約，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濇，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絕子乎？季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宋元憲公”：座.〕

(知舊門人問答16-7)

每念遠別，不勝悵惘⁷⁾。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云云】熹連日讀《參同》，頗有趣，知“千周萬徧”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悵惘”：一作‘惆悵’。‘千周萬徧’：《參同契》云：“千周萬徧神告心悟。”○以下季通謫後書也。〕

7) 悵惘：[두주 元本作‘悵惘’，唐本‘惆悵’.]이 있다；《全書》‘惆悵’

(知舊門人問答16-8)

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齮舌，亦未必可免也。

【“齮”：音窄，齧也.】

(知舊門人問答16-9)

《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沉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參同契》語.】

(知舊門人問答16-10)

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⁸⁾闊略病敗，欲以告人

8) 前人：[두주 唐本註, “‘前人’疑當作‘前日’.”]이 있다；《全書》에는 [교감주 底本原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注云, “‘前人’疑當作‘前日’.”]이 있다.

節要0147(1002) (知舊門人問答17-1~3) (卷10:8右) (晦庵集 卷44)

答方伯謨【士繇】

(知舊門人問答17-1)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知舊門人問答17-2)

所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顧慮遲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爲此設也。

(知舊門人問答17-3)

▶ 方士繇：1148~1199. 字는 伯謨, 號는 遠庵. 莆田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熹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杓，病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稽留，令憲府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爲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事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爲旬日款，殊慰所望也。

節要0148(1003) (知舊門人問答18) (卷10:9右) (晦庵集 卷44)

與方伯謨

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爲如此？今想已彊¹⁾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彊²⁾其志，則氣自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爲害也。³⁾ 趙幹之喻，荷其不彼，冒此巖險，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爲道此區區，多謝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⁴⁾或尚可勉強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彊：海州本·定州本 ‘疆’

2) 彊：定州本 ‘疆’

3) 些小……解也：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있다.

4) 則：定州本 ‘卽’

節要0149(1004) (知舊門人問答19-1~3) (卷10:9右) (晦庵集 卷44)

答梁文叔【瑑】

(知舊門人問答19-1)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濟事也。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

(知舊門人問答19-2)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鬲·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

▶ 梁瑑：字는 文叔. 邵武人. 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以呈幾道也。

(知舊門人問答19-3)

《雜學辨》云：“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爲，故謂之魄。或欲於魄中求魂，魂中求魄，璩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卽爲魂，陰則爲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¹⁾氣，非魂耶？推之徧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體魄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

1) 煖：定州本‘暖’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目之輪雖存而其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聰求之，未透，
蓋耳但見其竅而不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暇他求耶？

節要0150(1005) (知舊門人問答20) (卷10:11右) (晦庵集 卷44)

與吳茂實【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¹⁾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²⁾，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 吳英：字는 茂實. 邵武人. 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積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先於……用力：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51(1006) (知舊門人問答21-1~3) (卷10:11左) (晦庵集 卷44)

答任伯起【希夷】 【○伯雨曾孫】

(知舊門人問答21-1)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¹⁾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²⁾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³⁾

(知舊門人問答21-2)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 任希夷：1156~? . 字는 伯起, 號는 斯庵. 諡號는 宣獻. 眉州人. 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久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未必……讀書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21-3)

所喻已業荒廢，比⁴⁾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4) 比：《全書》‘此’

節要0152(1007) (知舊門人問答22-1~4) (卷10:12左) (晦庵集 卷44)

答江德功【默】

(知舊門人問答22-1)

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

▶ 江默：字는 德功. 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之學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不浹洽處。若欲真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

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疏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¹⁾

1) 病也：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뒤에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于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가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22-2)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字細反復，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²⁾，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

(知舊門人問答22-3)

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知舊門人問答22-4)

2) 反覆玩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爲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但竊歎恨而已。熹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³⁾存主應接處實下功夫⁴⁾，理會個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⁵⁾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己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

3) 卽就日用：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實下功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理會……得失之判：海州本에는 ‘敬’과 ‘義’에만 백권이 있고 나머지는 방점이 있다.

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辯⁶⁾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骨董”：猶混雜也。』

6) 辯：海州本·定州本‘辨’

節要0153(1008) (知舊門人問答23-1~3) (卷10:17左) (晦庵集 卷45)

答游誠之¹⁾

(知舊門人問答23-1)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爲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握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必²⁾有知覺”，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

▶ 游九言：1142~1206. 字는 誠之, 號는 默齋, 初名은 九思. 建陽人. 張栻의 門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두주 唐本‘誠之’下註, 有‘九言’二字. 按《南軒文集》誠之問目, 名‘九思’, 則‘言’字恐誤. 《理學通錄》, 游九言訥父, 別出.]가 있다; 《全書》‘答游誠之【九言】’

2) 必: [두주 ‘必’, 考唐本, 作‘心’.]이 있고, 海州本에는 [추가 ‘必’疑當作‘心’.]이 있다; 《全書》‘心’

【“必有知覺”：‘必’當作‘心’。】

(知舊門人問答23-2)

所喻從前馳騖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他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知舊門人問答23-3)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 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 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

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節要0154(1009) (知舊門人問答24-1~2) (卷10:19右) (晦庵集 卷45)

答吳伯起〔詳見下〈答廖子晦書〉.〕

(知舊門人問答24-1)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怪。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¹⁾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爲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成都”：汪應辰·趙汝愚皆知成都。此所謂，未知指何。〕

(知舊門人問答24-2)

▶ 吳振：字는 伯起. 未詳.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義：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殖”：《韻會》，“壅也。”〕

節要0155(1010) (知舊門人問答25) (卷10:19左) (晦庵集 卷45)

答歐陽慶似【光祖】

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 歐陽光祖：字는 慶似，崇安人，朱熹의 문인.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56(1011) (知舊門人問答26) (卷10:20右) (晦庵集 卷45)

答嚴居厚【士敦】

示喻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¹⁾，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²⁾ 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迫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

▶ 嚴士敦：字는 居厚. 朱熹의 제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未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常存……明快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57(1012) (知舊門人問答27) (卷10:20左) (晦庵集 卷45)

答李深卿【詠】

昨擇之持示別緘¹⁾，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嘗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爲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爲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²⁾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

▶ 李詠：字는 深卿. 古田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緘：[두주 ‘緘’, 唐本作‘紙’.]가 있다；《全書》‘紙’

2) 辨：[두주 ‘辨’, 今館本作‘辯’.]이 있다.

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爲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爲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³⁾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爲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爲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守而告之”：‘守’，未詳。】

3) 以：定州本‘爲’

節要0158(1013) (知舊門人問答28) (卷10:22左) (晦庵集 卷45)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¹⁾，甚慰甚慰。大概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²⁾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³⁾，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沉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

► 胡寬夫：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進學之篤：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更須……貫通：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있다.

3) 更勿……長短：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⁴⁾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脚跟⁵⁾却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慤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書會”：猶文會。謂聚會讀書之處。】

4) 試更思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跟：《全書》‘根’

節要0159(1014) (知舊門人問答29) (卷10:23左) (晦庵集 卷45)

答吳德夫【獵】

承喻“仁¹⁾”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 吳獵：1130~1213. 字는 德夫, 號는 畏齋. 諡號는 文定. 潭州 醴陵人. 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60(1015) (知舊門人問答30-1~5) (卷10:24右) (晦庵集 卷45)

答楊子直【方】

(知舊門人問答30-1)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¹⁾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²⁾ 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7에 실려 있다.

1) 不必多言：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此等……如一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陸棠”：楊龜山女壻。爲學似持敬，後從賊范汝爲。事見《語類》。】

(知舊門人問答30-2)

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惶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鐫責諄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令小吏³⁾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裁處。熹却自覺尚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懟之深也。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爲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自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⁴⁾事廝炒，使旁觀指目，

3) 吏：[두주 ‘吏’, 唐本作‘史’.]가 있다 ; 《全書》에는 [교감주 ‘吏’, 浙本·天順本均作‘史’.]가 있다.

4) 尋：海州本에는 [추기 ‘尋’恐當作‘等’.]이 있다.

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鬪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反，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懟之撓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之詞至於如此，請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審訂⁵⁾，則誰爲不能受言者，必有在矣。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此不絜矩之過也，願更思之。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知舊門人問答30-3)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知舊門人問答30-4)

欲煩爲作小楷〈四箴〉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爲

5) 訂：定州本‘證’

揮染，甚幸。此箴舊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字學亦絕，故又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祛病思，幸勿靳也。

(知舊門人問答30-5)

熹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效，亦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未有，可喻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雅，因校此本，買續還珠⁶⁾，甚可笑也。【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夢奠十二日。】

6) 買續還珠：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

節要0161(1016) (知舊門人問答31-1~12) (卷10:27右) (晦庵集
卷45)

答廖子晦【德明】

(知舊門人問答31-1)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

▶ 廖德明：字는 子晦，號는 槎溪，南劍 順昌人，朱熹의 문인.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1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大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¹⁾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²⁾：“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

1) 該貫動靜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又曰：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
正如是爾。³⁾

(知舊門人問答31-2)

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
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
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
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
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
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
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
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
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
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
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
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

3) 鳶飛……如是爾：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⁴⁾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

4) 麤：《全書》‘粗’

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⁵⁾，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知舊門人問答31-3)

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顧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知好學，皆教導之力，感不可言。此衰拙之任，而老兄當之，其效又如此，爲幸甚矣。

(知舊門人問答31-4)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爲莊敬持養，此心旣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

5) 姑卽……貫通焉：海州本에는 ‘理’字에만 백권이 있고 나머지 글자는 모두 방점이 있다.

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⁶⁾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知舊門人問答31-5)

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⁷⁾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聱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6) 存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7) 須：海州本·定州本‘復’

“說大人”之義，熹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季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矣。

(知舊門人問答31-6)

“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〇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處⁸⁾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處”：唐本作‘此’。』

(知舊門人問答31-7)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

8) 處：《全書》‘此’

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⁹⁾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他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爲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

9) 閣：[두주 ‘閣’, 唐本作‘閣’.]이 있다；《全書》‘閣’

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知舊門人問答31-8)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在¹⁰⁾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¹¹⁾；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

10) 在：[두주 ‘在’, 唐本作‘是’.]가 있다；《全書》‘是’

11) 若欲……能入：海州本에는 백관이 있다.

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媿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條，一以實爲主，一以虛爲主，而皆收入《近思錄》。詳此二條之意，各有所在，不可併作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¹²⁾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存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無有二事。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敬則自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唐臣問云云”：程子答呂問，而唐臣質之子晦，“主一之意”：‘意’，《近思錄》作‘義’。】

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¹³⁾，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¹⁴⁾，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知舊門人問答31-9)

12) 敬：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3) 虛：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4) 實：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德明向者侍坐，嘗問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爲私欲所撓耳，其要在窒欲。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妄陳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事善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方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索。此乃‘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見得。”某佩服至訓，罔敢失墜。茲者辱書，又蒙誨以“離群索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講習體驗之功，則與同堂合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某執書三復，不勝感發。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俛焉孳孳，斃而後已。因念顏子鑽仰堅高。【云云】

所論顏子之嘆，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個道理無處不在¹⁵⁾，不是塊然徒守一物，

15) 若能……不在：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¹⁶⁾ 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爲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爲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¹⁷⁾ 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¹⁸⁾，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爲學，然讀書尙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尙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眞實見處也。¹⁹⁾

(知舊門人問答31-10)

陳君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難可以向上事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爲學做些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

16) 不是……心性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7) 舊見……廢墮：海州本에는 ‘李先生’을 제외하고 방점이 있다.

18) 此個……功矣：海州本에는 모두 방점으로 되어 있다.

19) 持之……見處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說要學道，乃不曾略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知舊門人問答31-11)

“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使得入於其間，據爲己物耳。今此謂在顏子心目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顏子心目之間；又以爲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概實說，却於其中反覆²⁰⁾涵泳，認取他做工夫處，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當²¹⁾心融神會，默與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況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

曾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

20) 反覆：海州本·定州本‘反復’；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1) 久之自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²²⁾ 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

(知舊門人問答31-12)

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

22) 庶幾……欠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天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²³⁾，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²⁴⁾，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

23) 求其放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4) 日用……走作：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太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鑽高仰堅”：恐當作‘仰高鑽堅’。】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一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李濱老》 名呂，號澹軒。光澤人，西山先生之後。朱子〈玉澗〉絕句乃和公而作也。

《汪太初》 《實紀》，“名楚材。休寧人。進士，廣東運幹。先生答書稱其德學之盛。”

《方耕道》 名耒，號困齋。《實紀》，“莆田人。登第，連江縣令。”○《宋學士集》謂：“公如張忠獻·呂紫微·胡衡麓·橫蒲·澹庵，皆從游，扼於檣，不究所蘊。”

《呂士瞻》 名竦。

《呂道一》 士瞻之子。《實紀》但云：“朱子稱其明敏。”

《曾致虛》 名集，章貢人。知南康軍。重修壯節亭，作冰玉堂，先生爲作〈記〉。○又見先生〈跋〉·伯恭〈書說〉。

《朱魯叔》 《實紀》，“仙遊人。”○先生嘗稱爲吾弟，疑與之同姓。

《黃商伯》 見一卷，作‘黃教授’。

《詹元善》 名體仁。建寧府浦城人。進士第，官至司農卿，嘗贊趙汝愚，定策。中年退居雪川，酣飫圖史，

先生教以存誠慎獨。後眞西山從之游。

〔潘叔度〕 名景憲。金華人。擢進士，請太平州學教授以歸養親。齒長於呂東萊，從而學，遂不復仕。峭直耿介，孝友儉素。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

〔潘叔昌〕 名景愈。叔度之弟。爲永康事功之學。

〔劉叔文〕

〔王子充〕 見《語類》。

〔胡伯逢〕 五峯先生之從子也。

〔黃仁卿〕 見二卷。

〔黃直卿〕 同上。

〔呂子約〕¹⁾ 《宋史》，“名祖儉。東萊之弟，受業東萊。官至大府寺丞。疏救趙汝愚，謫高安，卒。有《大愚集》。” ○《實紀》，“諡忠。朱子稱其篤學力行。” ○婺州 明招山，卽公從東萊講道之所，後人於此立祠，祀二公。公初謫廬陵，移高安，卒。《史》舉其終而言。

1) 呂子約：[두주 按《宋史》，“有旨，安置韶州。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가 있다.

節要0162(1101) (知舊門人問答32) (卷11:1右) (晦庵集 卷46)

答李濱老【呂】〔號澹軒. 西山之後.〕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貺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 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爲之悵然累日也。示喻向來爲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爲之先唱指示要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驚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爲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

▶ 李呂：1122~1198. 字는 濱老, 號는 澹軒.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顧恨未得面扣其詳耳。廬阜固爲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濂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謫居焉，今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¹⁾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 李公擇尙書并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祕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大²⁾息也。【“楊君”：大法】

1) 楊君：定州本에는 뒤에 ‘【大法】’이 있다.

2) 大：[두주 ‘大’, 唐本作‘太’.]가 있다；《全書》‘太’

節要0163(1102) (知舊門人問答33) (卷11:2左) (晦庵集 卷46)

答汪太初 〔楚材·休寧人·紹熙進士，廣東運司判官。〕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欽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學¹⁾，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

▶ 汪楚材：字는 太初·南老，資村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學：定州本에는 앞에 ‘於’가 있다.

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爲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爲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雜²⁾而不掩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

2) 雜：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앞에 ‘於’가 있다.

節要0164(1103) (知舊門人問答34-1~3) (卷11:3左) (晦庵集 卷46)

答方耕道【來¹⁾】 『‘來’當作‘未’。莆田人。乾道進士，連江縣令.』

(知舊門人問答34-1)

開喻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彊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不得²⁾？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³⁾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⁴⁾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⁵⁾，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⁶⁾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

▶ 方未：字는 耕道, 號는 困齋, 莆田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 1) 來：[두주 ‘來’, 考唐本, 作‘未’.]가 있다；定州本에는 없다；《全書》‘未’
- 2) 不得：定州本에는 앞에 ‘於’가 있다.
- 3) 迫急：定州本 ‘急迫’
- 4) 自：《全書》‘日’
- 5) 語默動靜之間……毋急近效：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 6) 已：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庵·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⁷⁾ 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去，則終無實得矣。

(知舊門人問答34-2)

示問詳復，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

7) 虛以受人，乃能有益：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知舊門人問答34-3)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⁸⁾，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8) 潛心味道：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65(1104) (知舊門人問答35) (卷11:5左) (晦庵集 卷46)

答呂士瞻【竦】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鞴，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閑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¹⁾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 呂竦：字는 士瞻。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涵養：定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166(1105) (知舊門人問答36-1~2) (卷11:5左) (晦庵集 卷46)

答呂道一

(知舊門人問答36-1)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儻然”：《莊子》註，“自失之貌。¹⁾”』

(知舊門人問答36-2)

▶ 呂道一：字는 道一, 이름은 未詳. 呂竦의 아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貌：定州本 ‘見’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節要0167(1106) (知舊門人問答37) (卷11:6左) (晦庵集 卷46)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¹⁾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²⁾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 曾集：字는 致虛. 章貢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誠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68(1107) (知舊門人問答38) (卷11:7右) (晦庵集 卷46)

答朱魯叔¹⁾

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個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趣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

▶ 朱魯叔：字는 魯叔,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69(1108) (知舊門人問答39-1~4) (卷11:8右) (晦庵集 卷46)

答黃商伯【灝】

(知舊門人問答39-1)

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爲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

(知舊門人問答39-2)

熹請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歸已久，必是已如所請，等候出敕留滯耳。萬一未遂，愚計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他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者竟如何耳。示喻向來喪服制度，私固疑之。幪頭四脚，所喻得

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幞頭，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至於直領襴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略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切¹⁾疑直領者，古禮也。【檢《三禮圖》可見。】襴衫者，今禮也。【如公服之狀，乃有橫襴。】必是故事中曾有兩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爲一。既矛盾而不合，於是爲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帛，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并合古今之誤。蓋斜帛本未成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袂²⁾衫爲稱；四脚卽與襴衫爲稱。冠卽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爲稱。今則并加四者，而下服有襴有裙，亦是重複，而眞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

▶ 黃灝：字는 商伯·景夷，號는 西坡·南康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切：[두주 ‘切’, 唐本作‘竊’.]이 있다；《全書》‘竊’

2) 袂：定州本에는 뒤에 [소주 《手鑑》, “睽桂切, 衣裾分也.”]가 있다.

尋士大夫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纏紙裏，不成頭緒。近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爲王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耶？〔詳見本書六十九卷〈君臣服議〉，“襚”：《手鑑》，“睽桂切，衣裾分也。”〕

(知舊門人問答39-3)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³⁾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爲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爲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商伯引“‘知止能得’，《或問》以爲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所止，與程子言格物工夫，似不同云云。”故答之如此。〕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⁴⁾，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

3) 一：定州本‘六’

4) 中：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⁵⁾《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爲甚誤。⁶⁾《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⁷⁾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⁸⁾・意味接續者爲不同也？⁹⁾

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爲不可行也。

(知舊門人問答39-4)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廢者甚

5) 章：定州本‘童’

6) 爲甚誤：《全書》에는 앞에 ‘見此一心’이 있다.

7) 居：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8) 涵：定州本‘經’

9) 未發之前……爲不同也：여기에서는 底一字로 편집되어 있으나 《全書》에서는 본 문과 같이 편집되어 있다.

少。況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也。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願勉旃，有以卒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再拜。

節要0170(1109) (知舊門人問答40-1~3) (卷11:12右) (晦庵集 卷46)

答詹元善【體仁】『建之武夷人。元善父慥，授室浦城 張氏。元善幼出爲伯舅張氏後，故第三書有‘歸宗’之語。天資超邁，志守卓然，學以存誠·謹獨爲主，時論紛紜，處之澹然。後徙居雲川，酣飫圖史，人不能窺其際。』

(知舊門人問答40-1)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熹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知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

▶ 詹儀之：1123~1189. 字는 體仁, 號는 虛舟.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

(知舊門人問答40-2)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反¹⁾《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²⁾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本³⁾經而治詞業，是

1) 反：定州本‘及’

2) 發明：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本：定州本‘水’

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知舊門人問答40-3)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此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自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爲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惓惓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紜，雖公議幸伸，然自此中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局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

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⁴⁾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

4) 模：《全書》‘摸’

節要0171(1110) (知舊門人問答41-1~4) (卷11:15右) (晦庵集 卷46)

答潘叔度 〔景憲〕

(知舊門人問答41-1)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效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¹⁾。

(知舊門人問答41-2)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

▶ 潘景憲：1134~1190. 字는 叔度. 金華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之從容而有味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²⁾，故纔有執持之意，卽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³⁾，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

(知舊門人問答41-3)

所喻“敬⁴⁾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⁵⁾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 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瀾翻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2) 人心……能宰：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操存之道：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所以……術耳：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41-4)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閒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⁶⁾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僞却在他人，如何必得？況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胸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個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少風和日暖意思”：《語類》謂“周舜弼曰：‘天下只有善惡兩端。比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云云。’叔度所諭未聞，然今以此意觀之，叔度意似謂人私欲惡念蔽錮，故看書昏惑，鮮能識破答云云，謂蔽錮之中，豈無些善端開發，顧發者少而錮者多，爲所勝故昏不能識得耳。‘醍醐毒藥’：聖人垂世立言，如醍醐養人，後人以僞託真，以亂天下，如毒藥。更詳之。]

6) 凍：海州本‘凍’

節要0172(1111) (知舊門人問答42-1~8) (卷11:17左) (晦庵集 卷46)

答潘叔昌

(知舊門人問答41-1)

熹講聞雋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卽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熹蚤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爲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識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教¹⁾人爲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

▶ 潘景愈：字는 叔昌. 潘景憲(叔度)의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8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教：《全書》‘示’

(知舊門人問答42-2)

細讀來喻²⁾，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³⁾，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翁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覩，惟明者有以裁之。

(知舊門人問答42-3)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煩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

2) 喻：定州本‘俞’

3) 非禮……之目：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如何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42-4)

承喻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愚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個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今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李陸孫氏”：疑李翱·陸贄·孫明復。〕

(知舊門人問答42-5)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⁴⁾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⁵⁾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枋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⁶⁾，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熹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蠡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4) 弊然：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5) 天：《全書》‘大’

6) 深：定州本‘甚’

(知舊門人問答42-6)

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義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個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爲然，卽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知舊門人問答42-7)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宣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

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知舊門人問答42-8)

所示“內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

節要0173(1112) (知舊門人問答43-1~2) (卷11:21左) (晦庵集 卷46)

答劉叔文

(知舊門人問答43-1)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只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閒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爲晚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恐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益，枉費心力也。

(知舊門人問答43-2)

▶ 劉叔文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¹⁾：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來說“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爲性之誤。“莫不有是理”：今按，理不囿於氣，故能無物不在。²⁾〕

1) 至論……理焉：定州本에는 뒤에 [소주 今按，理不囿於氣，故能無物不在.]가 있다.

2) 誤莫不有是……故能無物不在：海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174(1113) (知舊門人問答44) (卷11:22左) (晦庵集 卷46)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顧恨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懶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¹⁾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切²⁾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

▶ 王子充：字는 子充,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踐履：海州本에 백권이 있다.

2) 切：[두주 ‘切’, 唐本作‘竊’.]이 있다；《全書》‘竊’

節要0175(1114) (知舊門人問答45-1~3) (卷11:23右) (晦庵集 卷46)

答胡伯逢

(知舊門人問答45-1)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感〉·〈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知舊門人問答45-2)

昨承喻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安。

▶ 胡大原：字는 伯逢. 胡寅의 아들이며, 胡宏의 조카.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來諭大抵專以自知自治爲說，此誠是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人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知舊門人問答43-3)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己犯不韙之罪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尙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¹⁾者，以其用²⁾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

1) 可以爲善：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用：定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爲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却‘善’字，卽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個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

節要0176(1115) (知舊門人問答46) (卷11:25左) (晦庵集 卷46)

答黃仁卿【東】 〔勉齋之兄〕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今胸次開闊，義理貫通¹⁾，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個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今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²⁾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³⁾，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 黃東：字는 仁卿. 黃榦의 형.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1) 貫通：海州本·定州本 ‘通貫’

2) 皆要放開心胸……浸灌培養：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狹：定州本 ‘陋’

節要0177(1116) (知舊門人問答47-1~4) (卷11:26右) (晦庵集 卷46)

答黃直卿【榦】

(知舊門人問答47-1)

別紙之喻，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知舊門人問答47-2)

子春聞時相過，甚善。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得見，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 黃榦：1152~1221. 字는 直卿, 號는 勉齋. 朱熹의 문인이자 사위.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에는 권9, 定州本에는 권8에 실려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47-3)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諭“先天”·“太極”之義¹⁾，覺得大段局促。²⁾ 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知舊門人問答47-4)

所論太極³⁾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⁴⁾ 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宜·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1) 義：定州本‘意’

2) 但所諭……覺得大段局促：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太極：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散爲萬物……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個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個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一

節要0178(1117) (知舊門人問答48-1~33) (卷11:28右) (晦庵集
卷47~48)

答呂子約【祖儉】 〔東萊之弟〕

(知舊門人問答48-1)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¹⁾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知舊門人問答48-2)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²⁾，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³⁾

▶ 呂祖儉: 未詳~1196. 字는 子約, 號는 大愚. 金華人. 呂祖謙(1137~1181)의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剋: 海州本·定州本 ‘克’

2) 間: 定州本 ‘問’

3) 日新: 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⁴⁾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⁵⁾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躡等也。

(知舊門人問答48-3)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

(知舊門人問答48-4)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⁶⁾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

4) 專力：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聞見之知：《全書》에는 앞에 ‘然’이 있다.

6) 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個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⁷⁾者，不可不戒也。

(知舊門人問答48-5)

事人事鬼，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敢欺·不敢慢，如此而致敬密察，庶幾可以交神明矣。⁸⁾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不外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

(知舊門人問答48-6)

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邪？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

7) 多岐亡羊：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8) 事人事鬼……交神明矣：여기에서는 底一字로 편집되어 있으나, 《全書》에는 본문으로 편집되어 있다.

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⁹⁾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於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亦一個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功夫刊削，不可悠悠又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尋常也。

(知舊門人問答48-7)

祖儉竊謂‘傳不習乎’亦須兼就不習而傳於人上說。『云云』

所論甚善，末後注脚尤好，但恐文意未如此耳。恐當放下許多道理，且平心¹⁰⁾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

9) 主一無適：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平心：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個自然底道理出來¹¹⁾，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也。大抵先要虛心爲要耳。

日用功夫固當縝密，然覺得如此煩碎繳繞，又似自縛殺了。故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疏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子細點檢，是亦學不躐等之意也。¹²⁾

【前書論“三年無改”，引李先生“每事用心如此，恐駭駭然所失却多”之語。故此云云。】

鬼神之德，粗入思慮，竟於體物不遺上看得不透，故不自知而溺於釋氏處多。近因相識有饋生鵝者，欲殺之，則甚不忍。欲貨之，則取其利而殺其身，恐有冤之之意，常感於中。【此病不已，便入因果上去。】又因夜夢，疑若有世間所謂鬼者欲出，雖未睡覺，然心知其無，以理却之，竟無有也。然中心不無驚悸。若此類，則釋氏之說，久久極易惑人，但先入者爲主，可以主張，然非實曉，亦安能保也？

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¹³⁾也。

11) 却有個自然底道理出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2) 先生之意……不躐等之意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3) 誠：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而後有物者邪？以此推之，則體物而不可遺者見矣。著實見得此理，則聖賢所論一一分明。不然，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¹⁴⁾別理會個題目，勿久留情於此，却生別種怪異底病痛也。生鵝之論，只以“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遠庖廚”之義斷之，便自直截。

(知舊門人問答48-8)

上蔡“以我視我聽”等言『云云』似未平正也。
五峰作〈復齋記〉云：“知自反而以理視。”此語無病。如此所引，非惟有‘我’不平於下學切己功夫，亦有任意而失理之病。【其流弊之甚，多至於妄作。】

“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
聖賢所言爲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知舊門人問答48-9)

14) 且虛心向平易分明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示喻讀書用力之意，甚善。所謂收¹⁵⁾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¹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

(知舊門人問答48-10)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¹⁷⁾，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¹⁸⁾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¹⁹⁾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摔而

15) 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6) 固爲急務，但亦當：海州本에서 ‘固爲急務但’에는 백권이 있고, ‘亦當’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7) 操之而存：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8) 惟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9) 寂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又云：“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²⁰不外此。”』

(知舊門人問答48-11)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爲他說所搖，復爲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操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爲，乃舍之而亡所致，却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胥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爲，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20) 便：海州本·定州本‘亦’

(知舊門人問答48-12)

叔度忽爲佛學，私竊憂之。前嘗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爲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²¹⁾，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

21) 未嘗……所在：海州本에는 ‘虛心平氣’에만 백권이 있다.

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知舊門人問答48-13)

所喻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疏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實見處也。

(知舊門人問答48-14)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

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²²⁾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說底。平日正疑渠此論未安，不謂子約亦作此見·爲此論也。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獪切害處邪？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22) 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留意得重……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明招”：山在婺州，即東萊兄弟講道之所，後人立祠于此，眞西山記之。】

(知舊門人問答48-15)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²³⁾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²⁴⁾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

23) 此學以：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4) 此爲要切之務：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²⁵⁾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天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呶呶。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歛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却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却甚歸心恭兄

25) 達磨遷固：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²⁶⁾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尙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夯”：音向，負荷也。】

(知舊門人問答48-16)

同父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答之。最後只問他三代因甚做得盡，漢·唐因甚做得不盡，見頓著聖賢在面前，因甚不學，而必論漢·唐，覓他好處，并《文中子》，一併破除，一上似頗痛快著題，未知渠復如何做轉身一路也。可因書扣之，令錄去，此無人寫得也。【兩書皆引“惟精惟一”者是。】來書亦於“智力²⁷⁾”二字必²⁸⁾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

26) 夯：海州本에는 [추가 ‘夯’, 音向, 負荷也.]가 있다.

27) 智力：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8) 必：《全書》‘畢’

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誦²⁹⁾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³⁰⁾

【“誦”：疑當作‘穀’，穀雜也。或作‘淆’，撓濁也。作‘誦’則訓“言不恭”也，不合此文。】

(知舊門人問答48-17)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嘗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

29) 誦：《全書》‘淆’

30) 嘗語此間朋友……只得仰屋浩歎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養性之事³¹⁾，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³²⁾覺不織³³⁾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加節嗇，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狗³⁴⁾勢·馳驚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滎陽諸公惜也。

(知舊門人問答48-18)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

31) 存心養性之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2) 無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3) 織：海州本·定州本 ‘識’

34) 狗：海州本·定州本 ‘徇’

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主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知舊門人問答48-19)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讀古人書，直是要虛着心，大著肚，高着眼³⁵⁾，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欄³⁶⁾，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齋中見作如何理會？必有一規模樣轍，因風幸示一二也。又聞講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

35) 虛着心……高着眼：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6) 欄：《全書》‘攔’

而可以謂之學乎？

(知舊門人問答48-20)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³⁷⁾，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判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悵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知舊門人問答48-21)

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有益。若只似日前大滄³⁸⁾長啜，貪多務速，卽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旣失之於前矣，然旣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要須有以使

37) 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8) 滄：《全書》‘餐’

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爲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³⁹⁾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知舊門人問答48-22)

來書又有“權術”及“伯恭心迹未明”等語，殊不可曉。竊恐今亦不須如此支蔓，只且做一不知不會底人，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個融會處。蓋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至如前人議論得失，今亦何暇爲渠分疏？且救取自家目今見處，是要切事。若舍却自己，又救那一頭，則轉見多事，不能得了矣。對班在何時？今日極難說話，而在疏遠爲尤難，看得且只收斂得人主心念，不至大段走作，是第一義。其他道理，非不可說，只恐說得未必應急救病耳。若此處不下功夫，便要翻騰拆洗了安靜和平底家計，做艱難辛苦底功夫，恐尤不相

39) 大：定州本‘太’

當耳。

(知舊門人問答48-23)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問，怪其翻縷散漫不切，嘗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論“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個“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心寬意⁴⁰⁾，不要回頭轉腦，計校⁴¹⁾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

40) 虛心寬意：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1) 校：《全書》‘較’

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爲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覆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⁴²⁾，乃可以發明前人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一重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知舊門人問答48-24)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⁴³⁾方要於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卽時除却，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

42) 窠：定州本에는 뒤에 ‘白’가 있다.

43) 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仁是本來固有之理，不因公⁴⁴⁾而有，特因公而存爾。如溝渠窒塞，故水不通流，去其窒塞，則水流矣。水固不因去塞而有，然亦非既去其塞而又別有一段工夫使水流通也。

(知舊門人問答48-25)

所論《或問》中語，却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却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黠續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見聞也，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彊使爲一義乎？至⁴⁵⁾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

44) 公：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5) 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⁴⁶⁾，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邪？

(知舊門人問答48-26)

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却

46) 虛心靜慮：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据⁴⁷⁾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粗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⁴⁸⁾，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⁴⁹⁾ 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

47) 据：《全書》‘據’

48) 雖未發而未嘗無：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9) 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旣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釀而紕繆也。【“許渤持敬”：《遺

書》三卷，“許渤與其子隔一窻而寢，不聞其子讀書與否。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注其下云云。”“賓主向背”：詳下文“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云云。”是以氣爲主，道義爲賓，主爲語意所向，則於賓若有所背然耳。“孟子不當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主之常勢也”：以二者常勢言，則道義爲主，氣爲賓，今此則方論浩氣，氣固爲主，故以氣爲主而言。子約不曉其意，必欲主道義爲說，先生設言此以曉之。“連排三句”：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無向背彼此”：謂如子約所云“道義存乎血氣云云。”是以二者合爲一物，無向背彼此也。“中間一句”：謂“配義與道”句也。或云：“三句，謂上‘以直養而無害’，中‘其爲氣也’，下‘是集義所生’。中間一句，‘配義與道’。”更詳之。“釀”：唐李廷壽“刪落釀辭”，謂醞釀浮辭也。】

(知舊門人問答48-27)

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⁵⁰⁾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⁵¹⁾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⁵²⁾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

50) 元德：海州本에는 [주목추기 ‘張洽’]이 있다.

51) 沖：全州本에는 [두주 ‘沖’, 疑當從{‘?’}. 考之下並同.]이 있다.

52) 象：全州本에는 [두주 《大全考異》, “‘象’下, 一本有‘之’字.”]가 있다.

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爲道之用也。【“元德”：張洽。】

(知舊門人問答48-28)

謂當行之理爲達道，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一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一無間也。

元德訓“道”爲“行”，便似來喻訓“學”爲“義理之蘊”一般，一則以所能爲能，一則以能爲所能也。【佛書有“能”與“所能”之說。能，謂人所做作；所能謂人所做作底事。其分別文義亦甚密。如道則所能之謂，學卽所謂能也。如今小兒屬對“看花折柳”，‘看’與‘折’字是能，‘花’與‘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此等倫類尙不能通，是乃心意大段麤⁵³⁾在，豈能及其深微之奧邪？

53) 麤：《全書》‘粗’

(知舊門人問答48-29)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爲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獸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

(知舊門人問答48-30)

所喻“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彊實履爲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

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費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于⁵⁴⁾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即西邊去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邪？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後番⁵⁵⁾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邪？【“鑽研勘覈”：致知工夫也。“涵泳義理”：致知事。“完養思慮”：存心事。子約專要存心力行，闕却致知一段工夫，故以此曉之。】

(知舊門人問答48-31)

54) 于：定州本‘於’

55) 後番：[두주 元本註, “‘後番’, 一本作‘一番.’.”]이 있다.

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意，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個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今詳來喻，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紛擾。凡此之類，皆于⁵⁶⁾鄙意深所未安。竊謂莫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遮勞攘，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知舊門人問答48-32)

所喻博文約禮盡由操存⁵⁷⁾中出，固是如此。但博文自是一事，若只務操存而坐待其中生出博文功夫，恐無是

56) 于：定州本‘於’

57) 操存：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理。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⁵⁸⁾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個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知舊門人問答48-33)

前書所論四事，不審雅意云何？竊意賢者用力於此不爲不久，其切問近思之意不爲不篤，而比觀所講與累書自叙說處，覺得瞻前顧後，頭緒太多，所以胸次爲此等叢雜壅塞纏繞，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學後生聞一言且守一言，解一義且守一義，雖未能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離紛擾，狼狽道途，日暮程遙，無所歸宿也。

58) 模：海州本‘摸’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王子合〕 名遇，號東淵。漳州 龍溪人。進士，仕至戶部郎中。○《一統志》稱爲高弟，與《語類》·《大全》所云，殊不同。

〔林伯和〕 《台寓錄》，“名鼎一，字元秀。黃巖人。進士，終筠州通判。”

〔林叔和〕¹⁾ 見《語類》云：“好主葉正則之說。”

〔陳膚仲〕 《實紀》，“名孔碩，號北山。侯官人。第進士，官至祕閣修撰。有集。”○眞西山稱“文章辭翰，爲近世第一。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不變所守”云。

〔滕德粹〕 名璘，號溪齋。新安人。登第，仕至浙東 福建帥司參議官致仕。慈祥廉潔。隱處有博雅堂·清心亭，相羊自樂，年八十終。有《溪齋類稿》等書。

〔滕德章〕 名珙，號蒙齋。璘之弟。進士，合肥令。先生銘其父墓有曰：“二子皆能自立，有聲州縣間。”又稱珙廷對甚佳。

〔寥季碩〕 名俔。

〔楊元範〕 名大灋。○按，先生知南康軍，公爲軍學

1) 林叔和：[두주 《台寓錄》，“名鼎，號草廬。伯和弟.”]가 있다.

教授。先生建白鹿書院，屬公董其事。

【潘文叔】 《實紀》，“名友文，金華人，福建提舉。”
○《一統志》，“爲萍鄉尉，賑飢有方，諭立社倉。文公記之。”

【潘端叔】 《實紀》，“名友端，金華人，朱子稱其有志操。” ○顯謨閣 時之子，中書良貴之從孫。見先生撰時墓誌。

【潘恭叔】 《實紀》，“名友恭，端叔之弟。任明州司理參軍。” ○先生除從官，舉代狀云：“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孝友廉靜，其於世務，亦所該通。”

【鄭仲禮】 南軒門人。未詳其名。

【余占之】 《實紀》，“名隅，號克齋，古田人。朱子稱其警敏。有《克齋集》。” ○《一統志》，“朱門高弟。”

【程正思】²⁾ 名端蒙，饒州 德興人。著《小學字訓》。
○先生撰墓誌云：“端慤剛介。見予於婺源。以求道修身爲己任，固守力行，抑邪與正。”

【汪子文】

【汪聖可】

2) 程正思：[두주 號蒙齋. 有《語錄》.]이 있다.

【周舜弼】 《實紀》，“名謨，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講學持守，不解益勸。有《語錄》。”

【董叔重】³⁾ 《實紀》，“名銖，號盤澗。饒州德興人。進士，授金華縣尉。”○公論《易》諸說，見《啓蒙》等。‘盤’，一作‘槃’。勉齋誌公墓書。

【黃子耕】⁴⁾ 《宋史》，“名釐，號愼齋。隆興分寧人。舉進士，知台州，憂民如家。嘗從郭雍，後從朱子學，朱子深期之。有《語錄》。”○庭堅姪孫。

【曹立之】 名建，號無妄。餘干人。從程沙隨·陸象山學，又以書講問於南軒。後來南康，見先生，盡得南軒遺文，乃知有定論而不疑。見先生所撰公墓表。

【萬正淳】 《語類》，“名人傑。興國人。一云大冶人。”《實紀》，“號止齋。朱子稱其氣質甚美。有《語錄》。”○按，《實紀》謂“字人傑”，恐誤。○正淳亦初從象山。大冶縣屬興國軍。

3) 董叔重：[두주 轉從事郎.]이 있다.

4) 黃子耕：[두주 ‘愼’當作‘復’，遷袁州.]이 있다.

節要0179(1201) (知舊門人問答49-1~7) (卷12:1右) (晦庵集 卷49)

答王子合【遇】

(知舊門人問答49-1)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49-2)

所喻“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知舊門人問答49-3)

▶ 王遇：1141~1211. 字는 子合, 號는 東淵.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子晦·子合所謂『云云』亦善。但謂『云云』¹⁾，必不然矣。²⁾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卽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鄙

1) 子晦·子合……但謂云云：이 부분은 《全書》의 다음 내용을 축약한 것이다.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于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于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

2) 必不然矣：《全書》에는 앞에 ‘此亦’이 있다.

見如此，幸復相與考之，再以見喻。『“二說”：上說子晦，下說子合。』

(知舊門人問答49-4)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墮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墮，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知舊門人問答49-5)

所喻祠記，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膚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凜凜不敢自保，況敢作文章·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遮屋壁，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釁，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

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個基址，卽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邂逅或能生事也。

(知舊門人問答49-6)

橫渠先生有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言最有理。蓋舊見已是錯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擘畫分疏，費力愈多，而於本經正文意思轉見昏了。須是一切放下，只將經文虛心涵泳，令其本意瞭然心目之間，無少差互，則却回頭來看舊來見處，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決矣。³⁾

3) 橫渠先生有言……決矣：이 단락은 海州本에는 한 칸을 내려서 썼다. 海州本·定州

(知舊門人問答49-7)

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僭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尙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本에는 뒤에 [소주 此亦先生答辭.]가 있다.

節要0180(1202) (知舊門人問答50) (卷12:4左) (晦庵集 卷49)

答林伯和〔名鼎，一字元秀。黃巖人。乾道進士，終筠州通判。〕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

▶ 林鼎：1144~1192. 字는 伯和·元秀. 黃巖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 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 切己深思, 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 直須看得爛熟, 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 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²⁾互相發明, 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 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 則勉厲而力行之, 其邪志之萌, 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 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 聞惡必去, 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 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 然後以次漸讀諸書, 旁通當世之務, 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 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 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 正恐無本可據, 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 姑此布萬一, 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 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 亦不可不知耳。

1) 常加警策：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講學：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81(1203) (知舊門人問答51-1~2) (卷12:6右) (晦庵集 卷49)

答林叔和

(知舊門人問答51-1)

示喻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知舊門人問答51-2)

襄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²⁾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

▶ 林鼎：字는 叔和, 號는 草廬. 伯和의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答林叔和：海州本에는 [소주 名鼎, 號草廬. 伯和第.]가 있다.

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³⁾・隨處體察⁴⁾，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2) 少：定州本‘小’

3) 操存：海州本에는 방침이 있다.

4) 體察：海州本에는 방침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節要0182(1204) (知舊門人問答52-1~5) (卷12:6左) (晦庵集 卷49)

答陳膚仲【孔碩】

(知舊門人問答52-1)

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知舊門人問答52-2)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

▶ 陳孔碩：1151~1228. 字는 膚仲, 號는 北山. 候官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差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知舊門人問答52-3)

累書喻及教導曲折，甚善。此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熹兩年擾擾，今幸粗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

人也。四明¹⁾頗通問否？曾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平，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懇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鬪也。〔“四明”：指林栗〕

(知舊門人問答52-4)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他更將已曉會得處反復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個半個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學記本當作，但近日道學朋黨之論方起，著甚來由立此標榜，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

1) 四明：海州本에는 [추가 ‘四明’, 指林栗.]이 있다.

縮，此却容斟酌耳。又況韓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處，爲人指笑，却怪他不得也。

(知舊門人問答52-5)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²⁾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³⁾，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2) 只此便是：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本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節要0183(1205) (知舊門人問答53-1~9) (卷12:9左) (晦庵集 卷49)

答滕德粹【璘】 【○眞西山云：“兄弟從朱子學， 終身踐履。”
韓侂胄當國有欲引用， 意終不屈， 年八十致仕相狎。 有《溪齋類
稿》。】

(知舊門人問答53-1)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間才得一歸埽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爲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¹⁾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

▶ 滕璘：1150~1229. 字는 德粹, 號는 溪齋. 婺源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9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裴：定州本·《全書》‘徘徊’

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

(知舊門人問答53-2)

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爲憂患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便自然不爲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爲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知舊門人問答50-3)

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榜，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

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而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者，則爲不細。蓋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戰於胸中，亦何暇而及於玩索存養之功也耶？《近思》所疑，但熟玩²⁾之，自當漸見次第。但恐心不專一，則無由可通耳。

(知舊門人問答53-4)

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喻。然如所謂若有所喜，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浸淫侵蝕日以益深也。

(知舊門人問答53-5)

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處，而就已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却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爲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2) 熟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53-6)

示喻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爲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尙有疑其說之想³⁾似，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尙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爲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此來，不如乘間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知舊門人問答53-7)

示喻縷縷，備悉。但若果能眞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

(知舊門人問答53-8)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事難

3) 想：定州本‘相’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爲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祖儉⁴⁾】，所聞者，沈國正【煥】·袁和叔【燮】，到彼皆可從游也。⁵⁾

(知舊門人問答53-9)

熹冬來却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正思”：程端蒙，“叔重”：董銖.〕

4) 祖儉：《全書》‘監米倉’

5) 到彼皆可從游也：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소주 楊簡·呂祖儉·沈煥·袁燮.]이 있다.

節要0184(1206) (知舊門人問答54-1~4) (卷12:13右) (晦庵集 卷49)

答滕德章【珙】

(知舊門人問答54-1)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知舊門人問答54-2)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知舊門人問答54-3)

▶ 滕珙：字는 德章, 號는 蒙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知舊門人問答54-4)

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¹⁾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²⁾專一悠久爲功³⁾，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⁴⁾ 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1) 別無他巧，只要：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耳，兩事皆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3) 爲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185(1207) (知舊門人問答55-1~2) (卷12:14右) (晦庵集 卷49)

答廖季碩【俁】

(知舊門人問答55-1)

比兩辱書，良以爲慰，又深愧感。尤異登聞，士友咸喜，修塗逸駕，自此其可量耶！累書下問勤懇，顧何愛於一言？但欲以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獻，則誤賢者於迂闊而不可行之地，欲舍其所以自信自守者爲說，則又不知所以言也。是以久而不知所以對。惟高明之有以擇焉，則於此二柄其必有所處矣。

(知舊門人問答55-2)

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歛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知有講評之樂，尤以歆羨。

▶ 廖俁：字는 季碩.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86(1208) (知舊門人問答56) (卷12:14左) (晦庵集 卷50)

答楊元範【大灋】¹⁾

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 楊大灋：字는 元範.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大灋：定州本 ‘大’

節要0187(1209) (知舊門人問答57-1~2) (卷12:14左) (晦庵集 卷50)

答潘文叔【友文】

(知舊門人問答57-1)

所喻爲學利病，至纖至悉。旣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却，纏綿繳繞，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深爲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卽事物上窮得本來自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己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斷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腳下一切掃去，而

▶ 潘友文：字는 文叔，號는 櫟庵，東陽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工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知舊門人問答57-2)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¹⁾，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1) 之處：海州本에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88(1210) (知舊門人問答58-1~2) (卷12:16右) (晦庵集 卷50)

答潘端叔【友端】 『○與友恭皆時之子·良貴之從孫. 見墓誌.』

(知舊門人問答58-1)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慤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知舊門人問答58-2)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

▶ 潘友端：字는 端叔，金華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89(1211) (知舊門人問答59-1~4) (卷12:16右) (晦庵集 卷50)

答潘恭叔【友恭】

(知舊門人問答59-1)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

(知舊門人問答59-2)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儀禮》¹⁾功夫，度有餘力，乃

▶ 潘友恭：字는 恭叔. 金華人. 潘友端의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儀禮：《全書》‘此等’

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知舊門人問答59-3)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所諭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內省功夫耳。

(知舊門人問答59-4)

先生將“吝”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己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夫全在“吝”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²⁾，尤可畏耳。

2) 証：《全書》‘證’

節要0190(1212) (知舊門人問答60-1~2) (卷12:17左) (晦庵集 卷50)

答鄭仲禮

(知舊門人問答60-1)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於衆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名曲折，甚慰別後之思也。茲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和，遠惟德履殊勝。熹憂患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懶迂疏，不復敢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岐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彼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¹⁾之益，得以知其疏密。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

► 鄭仲禮：張栻의 門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訂：定州本 ‘證’

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彼中”：指長沙，南軒講學處。〕²⁾

(知舊門人問答60-2)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2) 彼中……南軒講學處：海州本에는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節要0191(1213) (知舊門人問答61-1~2) (卷12:19右) (晦庵集 卷50)

答余占之 〔隅〕

(知舊門人問答61-1)

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¹⁾，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二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周・張”：謂濂溪・橫渠〕

(知舊門人問答61-2)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曉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²⁾者，甚可慮也。

▶ 余隅：字는 占之，號는 克齋，古田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熟讀深思：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負荷此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92(1214) (知舊門人問答62-1~10) (卷12:19左) (晦庵集 卷50)

答程正思 [端蒙, 鄱陽人, 所著《小學字訓》, 見《性理群書》. 先生許之, 以爲‘言語雖不多, 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知舊門人問答62-1)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 甚善甚善. 用功如此, 所造豈易量? 然亦須藉窮理功夫, 令胸次灑落, 始有進步處. 《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 正謂此也. 讀《禮》之暇, 宜取《論語》逐章細看, 每日不過兩三段, 先令盡通諸說異同, 然後深求聖言本意, 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知舊門人問答62-2)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 甚善. 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 則恐未然. 蓋聖賢之學, 徹頭徹尾, 只是一“敬”字. 致知者, 以敬而致之也, 力行者, 以敬而行之也. “靜”之爲言, 則亦理明心定¹⁾, 自無紛擾之效耳. 今以靜爲致知

▶ 程端蒙: 1143~1191. 字는 正思, 號는 蒙齋. 德興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理明心定: 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知舊門人問答62-3)

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知舊門人問答62-4)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掇，不爲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清卿省處恐靠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功夫？離群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知舊門人問答62-5)

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

是切身之急務。²⁾ 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知舊門人問答62-6)

且歸侍旁，日與諸弟姪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却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世學不明，異端蠡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³⁾見晁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知舊門人問答62-7)

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2) 是切身之急務：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如：[두주 唐本下註, “‘如’下，一本空一字，疑是‘雪’字。”]가 있다；《全書》에는 [교감주 底本原注云, “‘如’下，一本空一字，疑是‘雪’字. 按浙本，正空一字.”]가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62-8)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辦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此著，今日徒勞煩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知舊門人問答62-9)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疏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

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知舊門人問答62-10)

陳正己之論，何足深辨？杲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他說伊川用處不周，卽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杲老”：謂釋宗杲，“張天覺”：商英。〕

節要0193(1215) (知舊門人問答63) (卷12:22左) (晦庵集 卷50)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爲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¹⁾，以爲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 汪子文：字는 子文,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安常守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194(1216) (知舊門人問答64) (卷12:23右) (晦庵集 卷50)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 汪聖可：字는 聖可,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195(1217) (知舊門人問答65-1~9) (卷12:23右) (晦庵集 卷50)

答周舜弼【謨】 【○南康人】 1)

(知舊門人問答65-1)

臨行所說“務實²⁾”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務實”：舜弼自錄語云：“塞泉之別，請教，曰：‘務實云云。’”】

(知舊門人問答65-2)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彼

▶ 周謨：1141~1202. 字는 舜弼.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9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南康人：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實：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中”：南康，“向時”：在彼時。】

(知舊門人問答65-3)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卽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³⁾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⁴⁾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⁵⁾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知舊門人問答65-4)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

3) 却：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然後：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堯舜：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種穀⁶⁾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⁷⁾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知舊門人問答65-5)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⁸⁾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

6) 種穀：[두주 種穀, 唐本乙.]이 있다；《全書》‘穀種’

7) 幹：海州本‘幹’

8) 致知：海州本에는 방침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65-6)

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⁹⁾“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¹⁰⁾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知舊門人問答65-7)

示喻爲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知舊門人問答65-8)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¹¹⁾前，不輕自恕¹²⁾，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9) 說：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克己：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1) 向：定州本 ‘鄉’

12) 念念向前，不輕自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知舊門人問答65-9)

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又聞頗有朋友之助，當此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來說大概明白詳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夫，果自得之，則與合堂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蔡君”：元思。】

節要0196(1218) (知舊門人問答66-1~5) (卷12:26右) (晦庵集 卷51)

答董叔重【銖】

(知舊門人問答66-1)

示喻日用功夫，更於¹⁾收拾持守之中²⁾，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知舊門人問答66-2)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³⁾“敬”

▶ 董銖：1152~1214. 字는 叔重, 號는 盤澗. 德興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更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之中：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動靜始終不越：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之一字而已。⁴⁾ 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知舊門人問答66-3)

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⁵⁾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

(知舊門人問答66-4)

所喻數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爲佳。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知舊門人問答66-5)

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

4) 之一字而已：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者。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

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6) 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197(1219) (知舊門人問答67-1~12) (卷12:28右) (晦庵集 卷51)

答黃子耕 『螢·‘螢’，音勻.』 1)

(知舊門人問答67-1)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間，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知舊門人問答67-2)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衰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

▶ 黃螢：1150~1212, 字는 子耕. 黃庭堅의 姪孫.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勿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知舊門人問答67-3)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

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知舊門人問答67-4)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平白玩味，久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正淳·伯豐近皆得書，學皆進益可喜。泉·淳之間亦得一二學者，將來可望不虛爲此行也。

(知舊門人問答67-5)

熹憂悴無慘，無足言者。治葬·結廬二事，皆在來年。今且造一小書院，以爲往來幹事休息之處，他時亦可藏書宴坐。然已不勝其勞費，未知來年復如何也。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修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正”：據上文，恐當作‘靜’。】

(知舊門人問答67-6)

熹湘中之行，初但以私計不便懇辭，然愚意尙無固必。既而乃有決不可行者，遂至投劾。諸公蓋已厭之。然猶不肯以此爲名，又以病辭，然後得免。世途艱險，乃至如此，本非欲以是爲高也。歸來已一年矣，而卜葬未遂，築室未成。自春來無日不病，見苦脚氣寒熱，伏枕已兩日矣。大抵血氣日衰，雖是舊病，亦如新證，未知能復得幾時也。示諭爲學之意及《中庸》疑義，皆比舊儘詳密矣。【“湘中之行”：辭荊湖運副時。“決不可行”：謂經界報罷。】

(知舊門人問答67-7)

病中不宜思慮，凡¹⁾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卽漸見功效矣。

(知舊門人問答67-8)

熹初意到此卽遣人招正淳·伯豐及余正叔，而此間事繁財匱，時論又方擾擾，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計，遂未能及。幸因書爲致此意，徐觀事勢如何，乃敢議此也。

1) 凡：海州本·定州本·《全書》‘凡’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二

〔湖南安撫赴潭州時，光宗疾不過重華宮，時論因此擾擾。〕²⁾

(知舊門人問答67-9)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知舊門人問答7-10)

此道衰微，方賴朋友潛思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豐，最爲可望，乃復盛年奄至大故，聞之傷悼，不能爲懷，非獨以平日往來遊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遭此何以堪處！江西朋友書來，却皆言其子曉事，此則猶爲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并弔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爲尋的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改秩後，授一

2) 湖南……擾擾：定州本에는 없다.

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悠”：恐當作‘游’。〕

(知舊門人問答67-11)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爲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但恨相望益遠，衰晚沉痼，無復相見之期，此爲恨耳。伯豐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私情也。

(知舊門人問答67-12)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³⁾。若如此實做得三⁴⁾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來喻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複⁵⁾，久

3) 讀書進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三：海州本 ‘二’

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⁶⁾，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幾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彊⁷⁾，其可不自勉乎？

5) 復：定州本‘複’

6) 修己治人之實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7) 彊：海州本‘疆’

節要0198(1220) (知舊門人問答68-1~3) (卷12:33右) (晦庵集 卷51)

答曹立之

(知舊門人問答68-1)

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 萬正淳來訪¹⁾，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掩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尙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大治”：縣屬興國軍，乃武昌地。“彼”：指陸氏。立之·正淳皆嘗師陸氏.』

(知舊門人問答68-2)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

▶ 曹建：字는 立之，號는 無妄，餘干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9에 실려 있다.

1) 訪：定州本 ‘西’

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嘆，又未必成來，深以爲恨也。

(知舊門人問答68-3)

元祐諸公不能開導²⁾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³⁾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熹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

2) 導：定州本‘道’

3) 所：定州本에는 없다.

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渠兄弟”：指陸象山兄弟，立之嘗師三陸故云。“此來”：謂來南康也。“陽球”：爲司隸校尉，奏誅王甫等，後爲曹節誣死，見〈能吏傳〉。〕

節要0199(1221) (知舊門人問答69-1~3) (卷12:35右) (晦庵集 卷51)

答萬正淳 〔人傑〕

(知舊門人問答69-1)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個欄柄，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闊理之精¹⁾，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²⁾ 〔“撈”：水中取物也。“摸”：音莫，又音模，手捉也。〕

(知舊門人問答69-2)

謝氏曰：“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臨時權輕重以取中。”愚謂舍義取生之說未當。所謂生重於義者，義之所當生也。義當生則生，豈謂義與生相對而爲輕重哉？且義而可舍，則

▶ 萬人傑：字는 正淳. 興國人 혹은 大治人. 張栻의 門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여기부터 권10에 실려 있다.

1) 恰好處闊理之精：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之久……得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雖生無益矣。如此，則所爲³⁾臨時權輕重者，將反變而爲計較利害之私矣，尙安能取中乎？此論甚當，故明道先生曰：“義無對。”

(知舊門人問答69-3)

嫡婦祔於妾祖姑，誠似未安。然未有考，則不得已且從“祔於親者”之文，蓋捨此杜撰不得也。

〈喪小記〉“妾祔於妾祖姑”，《正義》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宮，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審如是，則天子之元后·諸侯之元妃，雖曰無子，必當配食於廟，而其他或繼室或媵妾，雖曰有子而卽天子·諸侯之位者，皆當爲壇於廟而別祭之。至大祫，則祔于正嫡而祭。所謂“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之說，可通於天子也。

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恐疏義之說或未可從也。爲壇之說，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並坐，尤爲未便。恐於禮或容有別廟，但未有考耳。

3) 爲：[두주 “所爲”之‘爲’, 唐本作‘謂’.]가 있다.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同處而各有室廬否？

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爲屋三重，而通以牆圍之，謂之宮。以理言之，父子固當同處。然所居之左右前後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處？此等事古今異宜，不可得而考也。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衰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惶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三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吳伯豐〕 《實紀》，“名必大，興國人。蔭補吉水丞。有《語錄》。”○《一統志》，“僞學禁興，遂致仕。早事張·呂，晚師文公，深究理學，爲儒林所重。有所記《師誨》傳世。”○按，公明悟善學，先生期許甚重，不幸早卒。先生每痛惜之殆，若孔門之於顏子。

〔姜叔權〕 《實紀》，“名大中。朱子稱其天姿慈祥。”

〔汪長孺〕 《實紀》，“名德輔。鄱陽人。有《語錄》。”

〔李叔文〕 先生在南康，嘗欲延致公學職。又據往復書辭，叔文當是南康人。

〔都昌諸生〕 都昌縣屬南康軍。

〔白鹿長貳〕 書院教官，有長有貳。

〔劉公度〕 《實紀》，“名孟容。隆興府人。進士，守長沙 南康。朱子稱其謹潔角好，學問有方。”○一云：“袁州 臨江人，攸之孫。”

〔劉仲升〕

〔劉季章〕 見上二卷。

〔陳伯堅〕

〔胡季履〕 名大壯。疑亦五峯先生之子，與季隨爲昆

仲也.

【胡季隨】 名大時. 五峯之子. 先生稱明敏有志, 朋友中少見其比. ○南軒女壻.

【高應朝】 先生〈宜興縣學記〉, “知縣括蒼, 高君商老, 修學課教, 日躬講論.” 觀此答書, 應朝爲商老字, 無疑.

【石天民】

【沈叔晦】¹⁾ 《史傳》, “名煥. 定海人. 進士, 通判舒州. 人品高明, 與陸九齡爲友.”

1) 沈叔晦 : [두주 始與陸九齡爲友從學焉. 嘗{曰}, “晝觀妻子, 夜卜夢寧, 兩者無愧, 始可言學.” 諡端憲.]가 있다. 全州本에는 ‘嘗’ 뒤에 ‘曰’이 있고, ‘夢寧’이 ‘夢寐’로 되어 있다.

節要0200(1301) (知舊門人問答70-1~16) (卷13:1右) (晦庵集 卷52)

答吳伯豐【必大】

(知舊門人問答70-1)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熹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 吳必大：未詳~1198. 字는 伯豐, 號는 存齋. 興國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6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70-2)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徧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閒立議論，番¹⁾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趨限，一向趲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

1) 番：定州本에는 [추가 ‘番’與‘翻’同.]이 있다.

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知舊門人問答70-3)

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予細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

(知舊門人問答70-4)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²⁾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知舊門人問答70-5)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閒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

(知舊門人問答70-6)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卽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割，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宦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修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賁，常³⁾與古靈薦目中，亦其里人也。若得

2) 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三

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紹熙二年正月，長子塾卒。先生辭漳州，得祠歸，寓同由橋。三年，築考亭。】

(知舊門人問答70-7)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⁴⁾，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劾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彊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湖南之命”：三⁵⁾年九月，除湖南運副，再辭。】

3) 常：川谷本·全州本에는 [두주 ‘常’恐‘嘗’字.]가 있다.

4) 辭：《全書》‘祠’

5) 三：全州本에는 [두주 ‘三’疑當作‘二’.]가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70-8)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⁶⁾，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

(知舊門人問答70-9)

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略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

6) 者：[두주 下‘者’字，唐本作‘言’.]이 있다.

亦有意於衡嶽之遊，甚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矣。『“亦有意於衡嶽之遊”：時先生將赴長沙，故正淳欲從之。』

(知舊門人問答70-10)

熹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穴胸已在面前矣，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霽恩，始有復生之望。方欲收⁷⁾召魂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空得屑屑往來之譏耳。【先生知潭州，孝宗昇⁸⁾遐，光宗卽位不執喪，中外洶洶。甲寅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

(知舊門人問答70-11)

來書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楊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許景陽皆可與遊。糾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尙

7) 收：《全書》‘修’

8) 昇：海州本‘升’

得從容，亦可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目苦內障，左已不復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卽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得請，而向來嘗議殯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追責，言路決不相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鐫削，便是得請，他不敢有所與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臣子職分所當爲，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寞矣。老拙或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款會也。

(知舊門人問答70-12)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⁹⁾不置，不患不精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

9) 玩繹：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知舊門人問答70-13)

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脫不群者，而又外有他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¹⁰⁾本原上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¹¹⁾

(知舊門人問答70-14)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尙賴寬恩，得安田里。然聞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

10) 更望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1) 上益……功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¹²⁾有所施耳。

(知舊門人問答70-15)

又聞攝事都¹³⁾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¹⁴⁾然須是自家著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說浩氣之體段卽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知舊門人問答70-16)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

12) 博文約禮之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고, ‘工’이 ‘功’으로 되어 있다.

13) 都：[두주 ‘都’, 唐本作‘郡’.]이 있다；《全書》‘郡’[‘郡’, 原作‘觀’, 據閩本·浙本·天順本改.]

14) 一刀兩段：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書與否，深可嘆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猶未悟，書來忉忉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節要0201(1302) (知舊門人問答71-1~3) (卷13:9左) (晦庵集 卷52)

答姜叔權【大中】

(知舊門人問答71-1)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

(知舊門人問答71-2)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¹⁾，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 黃大中：字는 叔權.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 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1) 名虛而理實：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71-3)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²⁾，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2) 平實：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202(1303) (知舊門人問答72-1~4) (卷13:10右) (晦庵集 卷52)

答汪長孺【德輔】

(知舊門人問答72-1)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略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病也。

(知舊門人問答72-2)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

▶ 汪德輔：字는 長孺. 饒州 鄱陽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三

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知舊門人問答72-3)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
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知舊門人問答72-4)

色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

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¹⁾，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1) 玩味聖賢言語：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03(1304) (知舊門人問答73-1~2) (卷13:12右) (晦庵集 卷52)

答李叔文

(知舊門人問答73-1)

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知舊門人問答73-2)

喻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卽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鬲·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

▶ 李叔文：南康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除深錮¹⁾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²⁾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³⁾，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

1) 錮：[두주 ‘錮’, 唐本同. 《韻會》, “‘痼’通作‘錮’, 〈賈誼傳〉, ‘必爲錮疾.’”]이 있다 ; 定州本 ‘痼’

2) 只日用十二時中：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不令放出……持守自固：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04(1305) (知舊門人問答74) (卷13:13右) (晦庵集 卷52)

答都昌縣學諸生

“孰謂微生高直”【云云.】

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常警省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05(1306) (知舊門人問答75) (卷13:13右) (晦庵集 卷52)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隳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間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¹⁾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1) 唱：定州本 ‘倡’

節要0206(1307) (知舊門人問答76-1~5) (卷13:13左) (晦庵集 卷53)

答劉公度【孟容】 【○攸之孫】

(知舊門人問答76-1)

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¹⁾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令叔”：疑指子澄。】

(知舊門人問答76-2)

▶ 劉公度：孟容，字는 公度。

1) 只有：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己·人人知己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荊舒”：王安石。“衡州”：指子澄。〕

(知舊門人問答76-3)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知舊門人問答76-4)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²⁾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學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知舊門人問答76-5)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個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平父”：項安世。】

2) 只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207(1308) (知舊門人問答77-1~2) (卷13:15左) (晦庵集 卷53)

答劉仲升

(知舊門人問答77-1)

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¹⁾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²⁾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³⁾，勇

▶ 劉仲升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1) 但：《全書》‘不’

2) 體認：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

(知舊門人問答77-2)

所諭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問，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⁴⁾，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3) 子細辨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見處……齟齬：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08(1309) (知舊門人問答78-1~17) (卷13:17右) (晦庵集 卷53)

答劉季章 [黼. 廬陵人. 《鶴林玉露》稱爲醇儒.]

(知舊門人問答78-1)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 雖未相見, 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胸細玩義理, 便要扭捏造作, 務爲切己, 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 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 未知竟如何. 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 從官未必有益, 若得免行, 成就得一二學者, 非小事也. [“桂林之行”: 光宗 紹熙壬子, 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 辭. 桂林卽廣西也.]]

(知舊門人問答78-2)

講會想仍舊, 專看何書? 此書附廬陵 葉尉, 渠此中人, 時有往來之便, 有疑可講, 不待面諭. 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 不寬平, 務高不務切, 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 只此意思, 亦殊礙人知見也.

▶ 劉黼 : 字는 季章. 廬陵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7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78-3)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¹⁾，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知舊門人問答78-4)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彊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熹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1) 親切……進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78-5)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靠裏著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個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熹則衰病日益沉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知舊門人問答78-6)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齟舌，何敢爲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疏。書中又

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況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答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王晉輔”：峴。²⁾ 子約壻也。】

(知舊門人問答78-7)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之子。】³⁾·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久之必自見得也。承欲

2) 峴：定州本에는 없다.

3) 龜齡之子：定州本에는 없다.

就文義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⁴⁾

(知舊門人問答78-8)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比閱邸狀，時論似浸⁵⁾平。榛中蜿蜒⁶⁾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卽其禍愈甚耳。〔“浸”：漸也，亦作‘寢’。〕⁷⁾

(知舊門人問答78-9)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憂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攢掇結

4) 不見聖賢本意也：定州本에는 뒤에 [소주 王與之，龜齡之子也.]가 있다.

5) 浸：[두주 ‘浸’，{元}本·唐本，皆作‘寢’.]이 있다；《全書》‘寢’

6) 蜿蜒：定州本 ‘蜿蜒’

7) 浸漸也，亦作寢：定州本에는 없다.

裹，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⁸⁾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作不常，子壽事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懍懍，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讎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攛掇”：‘攛’，元本作‘攛’，非。‘攛’音義，見前〈答陳同父書〉。 “子壽”：彭龜年。】

(知舊門人問答78-10)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⁹⁾却經文，橫生他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略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8) 衷：海州本·定州本‘裏’

9) 背：[추가 ‘背’，音佩.]가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78-11)

熹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娛，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

(知舊門人問答78-12)

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自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78-13)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¹⁰⁾，今細思之，恐意脈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78-14)

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閒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

10) 多以利隨義而言：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閒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個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拗粗疏，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尙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

(知舊門人問答78-15)

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

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閒管”：即上文所戒“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者。】

(知舊門人問答78-16)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尙未能平步也。

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怪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知舊門人問答78-17)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撓。蓋可借人處皆畏“僞學”之污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節要0209(1310) (知舊門人問答79) (卷13:26右) (晦庵集 卷53)

與陳伯堅

垂喻舊書【云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卽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

► 陳伯堅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10(1311) (知舊門人問答80) (卷13:26左) (晦庵集 卷53)

答胡季履【大壯】

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仲”：指季隨。季隨來學，因其歸而答季履書，故云。】

▶ 胡大壯：字는 季履.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11(1312) (知舊門人問答81-1~14) (卷13:27右) (晦庵集 卷53)

答胡季隨【大時】

(知舊門人問答81-1)

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知舊門人問答81-2)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所諭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旣曰文定讀《春秋》

▶ 胡大時：字는 季隨. 崇安人. 胡宏의 季子.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

(知舊門人問答81-3)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卽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知舊門人問答81-4)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一¹⁾聞見處却可闊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功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

1) 一：海州本에는 [추가 ‘一’，疑‘可’字之缺其下.]가 있고, 川谷本·全州本에는 [두주 ‘一’，唐本空.]이 있다；《全書》‘有’[교감기 ‘有’字原缺，據閩本補.]

言而信”，後段卽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功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己之獨能知此而以他人爲不知也。以爲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鬪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²⁾，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爲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

2) 象：《全書》‘像’

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註“所一”：‘一’，未詳。〕

(知舊門人問答81-5)

戒懼者，所³⁾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於⁴⁾已發之後。】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友恭，字恭叔。】

〔○按《心經附註》，引此爲胡季隨說，而此註有“友恭字恭叔”五字，則是友恭說，而季隨質之先生也歟？〕

此說甚善。

戒懼，乃所以慎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前，不容著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之時，此句之病恭叔已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也，恐不可分。【一之】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⁵⁾矣。不

3) 所：[두주 ‘者’下本無‘所’字，然當有之.]가 있다；《全書》에는 [교감기 ‘所’字原缺，據《正訛》補.]가 있다.

4) 於：《全書》에는 없다.

5) 復：《全書》‘複’

可分中，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⁶⁾說作兩節？

“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時”。

【友恭】

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個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慎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工夫，分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他人不知，己所獨知之時，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已，未說到遏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處不放過，即是遏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說，自見端的。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⁷⁾，如兵家攻守⁸⁾相似，各是一事，而實相爲用也。

6) 復：《全書》‘複’

7) 然又須見不可分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8) 如兵家攻守：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⁹⁾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¹⁰⁾。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此數句是。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大時】

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修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養，便是未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然操存涵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却不曾推出所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著力處，或欲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察言之者，又似鶻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9) 之前只須：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工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81-6)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多出於一時率然之言，故紛紜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熹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善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紜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名一之者。】說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說之病，不知曾細考之否？

(知舊門人問答81-7)

彼中議論大略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說來說去，都不記得元是說甚底。但¹¹⁾能放低，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¹²⁾

11) 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81-8)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知舊門人問答81-9)

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知舊門人問答81-10)

閒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

12) 久久……病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論，以求真是之歸，尙此悵悵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聽¹³⁾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悵悵”：〈陳蕃傳〉“天之於漢悵悵”註，“眷眷也。《文選》，‘臨別悵悵。’”字或作‘悵’，音兩。】

(知舊門人問答81-11)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尙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艮〉·〈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功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

13) 聽：《全書》‘折’

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睫”：卽棄切，毛。〈越世家〉云：“目毛而不見其睫。”』

(知舊門人問答81-12)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

『云云』大時答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云云』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¹⁴⁾此個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

14) 大抵：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眞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彊著力做得。¹⁵⁾ 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飫，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功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太時答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15) 不是……做得：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云云』大時答曰『云云』。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云云』。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

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注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知舊門人問答81-13)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個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

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¹⁶⁾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反者道之動止昏久則昭明”：語出《參同契·中篇》。但‘動’作‘驗’，‘謙’作‘弱’。】

(知舊門人問答81-14)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群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16) 但：《全書》‘便’

節要0212(1313) (知舊門人問答82) (卷13:40右) (晦庵集 卷53)

答高應朝¹⁾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個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儻侗看了便休，却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久遠畢竟無意味也。

▶ 高應朝：字는 應朝. 高商老로 추정.

[編輯考] 海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13(1314) (知舊門人問答83) (卷13:40左) (晦庵集 卷53)¹⁾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熹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 石斗文：1129~1189. 字는 天民. 新昌人.

[編輯考] 海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14(1315) (知舊門人問答84-1~3) (卷13:41右) (晦庵集 卷53)

答沈叔晦 〔煥·寧海人.〕

(知舊門人問答84-1)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

(知舊門人問答84-2)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

▶ 沈煥：1139~1191. 字는 叔晦. 定海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知舊門人問答84-3)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輒看，則下稍¹⁾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輓”：戶哀切，車穀齊等貌。

【《韻會》】○今按，此只取混義。】

1) 稍：[두주 ‘稍’, 唐本从木.]이 있고, 川谷本·全州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 《全書》‘梢’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四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孫季和〕 名應時，會稽人，嘗知平江府 常熟縣，作吳公 言子游祠，先生爲作〈記〉。

〔石應之〕 宋景濂〈題跋〉，“無爲軍教授 石宗昭，字應之，東萊門人。”

〔諸葛誠之〕 〈答石天民書〉，“昨在丹丘，見誠之云云。”疑是台州人。○〈與劉晦伯書〉，“誠之兄弟，我見太重。”云。

〔項平父〕 見二卷。

〔陳抑之〕 名謙。

〔俞壽翁〕 按，《周禮》有《復古編》，臨川 俞庭椿 壽翁所編。今此答書，有“見子靜曾扣”之語，當是此人也。

〔應仁仲〕 《台寓錄》，“名恕，號艮齋，括蒼人，淳熙初，寓居黃巖，先生以老友呼之。”

〔周叔謹〕 《實紀》，“名介，字公謹，初姓葉。”○《大全書》註，“葉公謹改姓字。”○《語類》作‘葉公謹’。

〔王季和〕 名鉛，知浦城縣丞，見先生撰本縣〈永利

倉記〉。

〔傅子淵〕 名夢泉。陸氏門人。爲禪學。

〔陳正己〕 名剛。

〔路德章〕 名未詳。東萊門人。○病處似楊子直。

〔康炳道〕

〔郭希呂〕 名津。東陽人。先生爲其父德誼作銘。見九十二卷銘類。○‘津’或作‘律’。未詳。

〔時子雲〕

〔毛舜卿〕

〔楊深父〕 先生嘗題跋公家藏《東坡帖》。

〔汪子卿〕 先生〈答向伯元書〉，“子卿識趣議論，今亦少得疑。”即公也。

〔趙幾道〕 《實紀》，“名師淵，號訥齋。黃巖人。先生嘗令修校《通鑑綱目》。”○《台寓錄》，“進士，仕終，主管台州崇道觀。”

〔劉仲則〕 名桀。

〔黃冕仲〕

〔楊簡卿〕 名迪。

〔吳宜之〕 名南。

〔徐斯遠〕¹⁾ 《瀛奎律髓》註，“名文卿。信州玉山

人。嘉定進士。與趙昌父·翰仲止聲名伯仲。”

〔趙昌甫〕²⁾ 《史傳》，“名蕃，玉山人。蔭補，州文學。師劉靜春。家居祠考三十有一，理宗召直祕閣，辭，致仕。晚號難齋。”○號章泉。朱子稱其志操文詞，非流輩所及。右，《實紀》云。

〔徐彥章〕 按《語類》，先生有稱徐煥“天行，一息不停”一段說云云。煥疑是彥章也。

〔包定之〕 《實紀》，“永嘉人。因引書中‘用意精密’之語。”

〔潘謙之〕 《實紀》，“名柄，植之弟，號瓜山。有《四書講說》·《易解》·《書解》·《語錄》。”○《一統志》，“侯官人。十六志道。朱子悉以所學授之。卒，祠三山書院。”

〔楊至之〕³⁾ 《實紀》，“名至，泉州晉江人。”朱子稱其講論儘精細。

〔李守約〕 《實紀》，“名閔祖，號綱齋。光澤人。進士，官廣東撫幹云云。有《語錄》。”○《一統志》，“父呂與朱子爲友，三子從學。閔祖篤志精思，先生留

1) 徐斯遠：[두주 《文獻通考》，“晚第，未注官而死。”]가 있다.

2) 趙昌甫：[두주 ‘甫’，《宋史實紀》皆作‘父’，諡文節.]이 있다.

3) 楊至之：[두주 有《語錄》.]이 있다.

之家塾。”云。○按，公三昆仲，皆辛未進士也。

〔李時可〕 《實紀》，“名相祖，閔祖之弟。進士。有《書說》。”○《一統志》，“用心精切。”

〔劉定夫〕 見《實紀》。

〔包顯道〕 名揚，南康建昌人。有《語錄》。○《語類》，“先生稱顯道清虛寂滅，陷溺其心。”

〔包詳道〕 名未詳。顯道弟。其學同上。

〔包敏道〕 名遜，詳道弟。學同上。

〔符舜功〕 《實紀》，“名叙。”○《語類》多有問答。

〔符復仲〕 《實紀》，“名初。”

〔符國瑞〕

〔陳超宗〕

〔顏子堅〕

〔熊夢兆〕

〔安仁吳生〕

〔趙然道〕 《實紀》，“名師雍，疑師淵之弟。”○《台寓錄》，“黃巖人。仕終知通州。”○按先生答公書，峻斥如此，而見錄於《實紀》者，豈非因師訓責而能知學改行耶？

〔康戶曹〕 名仲穎。

〔邵機〕 宜興縣貢士。見先生〈縣學記〉。

〔邵叔義〕 名造。金華人。○見《實紀》·《語類》·
《大全》。又公知江山縣。先生爲作〈景行堂記〉。

〔王德修〕 和靖門人。○陳北溪〈心說〉中間所舉王
丞，疑指公也。○《語類》，公論學非一，但自守已見，
無虛心求益之意。

〔蘇晉叟〕 名漆。

節要0215(1401) (知舊門人問答85) (卷14:1右) (晦庵集 卷54)

答孫季和【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邪心”：〈无妄〉《傳》曰：“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 孫應時：1154~1206. 字는 季和, 號는 燭湖. 餘姚人.

[編輯考] 海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四

節要0216(1402) (知舊門人問答86-1~2) (卷14:1左) (晦庵集 卷54)

答石應之 〔宋景濂題跋，“有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字應之。”是此人。〕

(知舊門人問答86-1)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後利耶？熹衰朽殊甚，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間亦紬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而近時所謂喙喙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公謹想已到彼矣，渠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更與鐫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知舊門人問答86-2)

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

▶ 石宗昭：字는 應之. 新昌人. 石天民의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訣。

節要0217(1403) (知舊門人問答87) (卷14:2左) (晦庵集 卷54)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何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¹⁾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

► 諸葛千能：字는 誠之，會稽人。

[編輯考] 海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1) 色：海州本 ‘氣’

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曹表”：曹立之墓表，見《大全》九十卷。表言，“立之受學陸氏，未敢自足，後至南康得張敬夫²⁾遺文，乃知有定論”云。〕

2) 夫：海州本‘失’

節要0218(1404) (知舊門人問答88-1~8) (卷14:3左) (晦庵集 卷54)

答項平父【安世】¹⁾

(知舊門人問答88-1)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徧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攖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

▶ 項安世：1129~1208. 字는 平父, 號는 平菴. 江陵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8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에는 권10에 실려 있다.

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
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知舊門人問答88-2)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
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
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
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
得義理全不予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
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
上多不得力。今當¹⁾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
邊耳。【“陸國正”：陸子靜爲國子學正。】

(知舊門人問答88-3)

聞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
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
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1) 今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88-4)

所諭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內省爲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²⁾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間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

(知舊門人問答88-5)

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

2) 若謂堯舜：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徃徃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己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

(知舊門人問答88-6)

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卽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

(知舊門人問答88-7)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

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諄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³⁾之議王弼而已也。【“諄”：荒故切，號呼也。卽《孟子》“噉爾”之‘噉’同。】

(知舊門人問答88-8)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尙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耳。【“括”：當作‘刮’。“恨”：音諒，悲也，又眷眷也。】

3) 甯：《全書》‘寧’

節要0219(1405) (知舊門人問答89) (卷14:8左) (晦庵集 卷54)

答陳抑之【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¹⁾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²⁾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 陳謙：1144~1216. 字는 益之, 號는 易庵. 永嘉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況：海州本 ‘睨’；川谷本·全州本에는 [두주 ‘況’, 唐本同, 《韻會》, “‘睨’通作‘況’.”]이 있다.

2) 眇：[두주 《韻會》, “‘妙’或作‘眇’.”]가 있다.

節要0220(1406) (知舊門人問答90) (卷14:9左) (晦庵集 卷54)

答俞壽翁 〔《周禮》有《復古編》，臨川 俞庭椿 壽翁所述。其此人歟?〕¹⁾

來喻有志未勉·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捐²⁾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 俞庭椿：字는 壽翁. 臨川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周禮……人歟：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捐：[두주 ‘捐’, 唐本作‘損’.]가 있다；《全書》에는 [교감기 ‘捐’, 原作‘損’, 據浙本·天順本改.]가 있다.

節要0221(1407) (知舊門人問答91) (卷14:9左) (晦庵集 卷54)

答應仁仲 『名恕，號艮齋。括蒼人。淳熙初，寓居黃巖。』¹⁾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 應恕：字는 仁中，號는 艮齋。處州 麗水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名恕……黃巖：海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222(1408) (知舊門人問答92-1~3) (卷14:9右) (晦庵集 卷54)

答周叔謹【葉公謹，改姓字.】

(知舊門人問答92-1)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余¹⁾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知舊門人問答92-2)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

▶ 周介：字는 叔謹·叔瑾，원래 姓은 葉이고 字는 公瑾이었다. 處州 麗水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余：《全書》‘餘’

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知舊門人問答92-3)

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²⁾ 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2) 講學乃其中之一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223(1409) (知舊門人問答93-1~2) (卷14:11右) (晦庵集 卷54)

答王季和【鉛】

(知舊門人問答93-1)

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知舊門人問答93-2)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¹⁾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

▶ 王鉛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²⁾，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³⁾，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⁴⁾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⁵⁾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

1) 弟：全州本에는 [두주 上‘弟’，館本作‘第’.]가 있다.

2) 道之全體……切近之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博之以文……踐履之實：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道之全體：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詣：[두주 ‘詣’疑當作‘指’.]가 있다.

節要0224(1410) (知舊門人問答94-1~3) (卷14:12左) (晦庵集 卷54)

答傳子淵【夢泉】

(知舊門人問答94-1)

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捶²⁾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知舊門人問答94-2)

示及得朋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二包・定夫書來，皆躡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正苦其

▶ 傳夢泉：字는 子淵，號는 若水，建昌 南城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壹：海州本 ‘一’

2) 捶：《全書》‘搥’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四

未能猛舍，不謂已見絕於旦評也。『“二包”：顯道兄弟，“定夫”：劉定夫.』

(知舊門人問答94-3)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却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節要0225(1411) (知舊門人問答95) (卷14:13左) (晦庵集 卷54)

答陳正巳【剛】

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¹⁾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眞不妄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²⁾又³⁾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

▶ 陳剛：字는 正己. 盱江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嘗：[추가 ‘嘗’, 定本作‘常’.]이 있다.

2) 語錄：《全書》에는 뒤에 ‘中’이 있다.

3) 又：《全書》에는 뒤에 ‘有一處’가 있다.

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卽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⁴⁾牕⁵⁾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儂皎厲之人氣象懸隔⁶⁾，不⁷⁾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前賢也。

4) 隔：《全書》‘隔’

5) 牕：海州本‘窓’；《全書》‘窗’

6) 隔：《全書》‘隔’

7) 不：《全書》‘亦’

節要0226(1412) (知舊門人問答96-1~5) (卷14:14左) (晦庵集 卷54)

答路德章

(知舊門人問答96-1)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豪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¹⁾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

▶ 路德章：이름은 未詳. 呂祖謙의 門人.

[編輯考] 여기에는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直須見得……不可得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96-2)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知舊門人問答96-3)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托，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

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卽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飾問，遂飲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

2) 飲：《全書》‘隱’

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知舊門人問答96-4)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豪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姿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怛怛，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

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閒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³⁾，却⁴⁾授一本等合入差遺。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憾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知舊門人問答96-5)

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⁵⁾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便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3) 去參了：《全書》에는 뒤에 ‘部’가 있다.

4) 却：《全書》에는 없다.

5) 麤：《全書》 ‘粗’

節要0227(1413) (知舊門人問答97) (卷14:19右) (晦庵集 卷54)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卽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旣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¹⁾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

► 康文虎：字는 炳道.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者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28(1414) (知舊門人問答98-1~3) (卷14:20右) (晦庵集 卷54)

答郭希呂【律】¹⁾ 『○‘律’，或作‘達’。』²⁾

(知舊門人問答98-1)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學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 郭津：字는 希呂. 婺州 東陽人.

[編輯考] 여기에는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律：[두주 ‘律’，元本·唐本皆作‘津’.]이 있다；《全書》‘津’

2) 律或作達：海州本에는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98-2)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³⁾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⁴⁾，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

3) 所謂：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預先安排。記文扁膀，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卽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己處用得功夫，卽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書》各注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知舊門人問答98-3)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⁵⁾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5) 只是要得：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29(1415) (知舊門人問答99) (卷14:22右) (晦庵集 卷54)

答時子雲

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¹⁾·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個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 時湮：字는 子雲(혹은 子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舍：《全書》‘捨’

節要0230(1416) (知舊門人問答100) (卷14:23右) (晦庵集 卷54)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辦¹⁾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辦”：恐當作‘辨’。〕

▶ 毛舜卿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辦：[두주 ‘辦’, 唐本作‘辨’]가 있다；《全書》‘辨’

節要0231(1417) (知舊門人問答101-1~2) (卷14:23右) (晦庵集 卷54)

答楊深父

(知舊門人問答101-1)

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永濟永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

(知舊門人問答101-2)

禮樂刑政之爲教，如寒暑生殺之爲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胸，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 楊深父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32(1418) (知舊門人問答102) (卷14:23左) (晦庵集 卷54)

答汪子卿

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爲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復，亦不爲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爲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爲至¹⁾，而夫子以爲未若樂與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

▶ 汪子卿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蓋自以爲至：《全書》에는 뒤에 ‘矣’[교감기 ‘矣’字原脫, 據浙本補.]가 있다.

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諂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

節要0233(1419) (知舊門人問答103-1~2) (卷14:25右) (晦庵集 卷54)

答趙幾道【師淵】 【○號訥齋.】 1)

(知舊門人問答103-1)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知舊門人問答103-2)

▶ 趙師淵：1150~1210. 字는 幾道, 號는 訥齋. 黃巖人.

[編輯考] 여기에는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答趙幾道：海州本에는 뒤에 [소주 師淵. {潘}府《孔子通紀》，“趙訥{齋}，字幾道.”]가 있다.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個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個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個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

節要0234(1420) (知舊門人問答104) (卷14:26左) (晦庵集 卷54)

答劉仲則【渠】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源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 《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¹⁾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 劉渠：莆田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循次漸進：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235(1421) (知舊門人問答105) (卷14:27右) (晦庵集 卷54)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卽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 黃冕仲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36(1422) (知舊門人問答106) (卷14:28左) (晦庵集 卷54)

答楊簡卿【迪】

知己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則，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性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井伯”：林成季.】

► 楊簡卿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37(1423) (知舊門人問答107-1~4) (卷14:28右) (晦庵集 卷54)

答吳宜之【南】

(知舊門人問答107-1)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生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己粗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却行而求前也。

(知舊門人問答107-2)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¹⁾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

▶ 吳南：字는 宜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

(知舊門人問答107-3)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功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

(知舊門人問答107-4)

承書，知己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1) 日：川谷本·全州本에는 [두주 ‘日’, 唐本作‘已’.]가 있다.

節要0238(1424) (知舊門人問答108-1~2) (卷14:29左) (晦庵集 卷54)

答徐斯遠【文卿】

(知舊門人問答108-1)

彦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¹⁾。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知舊門人問答108-2)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²⁾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己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彦章議論，雖有偏滯

▶ 徐文卿：字는 斯遠，號는 樟丘.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煨：《全書》‘鍛’

2) 据：《全書》‘據’

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節要0239(1425) (知舊門人問答109) (卷14:30右) (晦庵集 卷54)

答趙昌甫【蕃】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 趙蕃：1143~1229. 字는 昌父(또는 昌甫).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40(1426) (知舊門人問答110-1~3) (卷14:30右) (晦庵集 卷54)

答徐彦章

(知舊門人問答110-1)

承喻諄復，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濃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

(知舊門人問答110-2)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

▶ 徐彦章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知舊門人問答110-3)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¹⁾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²⁾而欲無天下之靜³⁾，是猶常行不止，

1) 大抵：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靜：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⁴⁾！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⁵⁾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4) 嗚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靜：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41(1427) (知舊門人問答111-1~2) (卷14:32右) (晦庵集 卷54)

答包定之

(知舊門人問答111-1)

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¹⁾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會²⁾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知舊門人問答111-2)

《中庸》實未易讀，更且³⁾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

▶ 包定：字는 定之，永嘉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操：《全書》‘探’[교감기 ‘探’，原作‘操’，據浙本·天順本改.]

2) 會：川谷本·全州本에는 [두주 ‘會’，唐本作‘會’.]이 있다；《全書》‘會’

3) 且：[두주 唐本，‘且’作‘宜’.]가 있고，川谷本·全州本에도 [두주 ‘且’，唐本一處作

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

‘宜’.]가 있다 ; 《全書》 ‘宜’

節要0242(1428) (知舊門人問答112-1~2) (卷14:33右) (晦庵集 卷55)

答潘謙之【柄】 【○號瓜山.】

(知舊門人問答112-1)

性¹⁾只是理，情²⁾是流出運用處，心³⁾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

(知舊門人問答112-2)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⁴⁾觀理兩不相妨，乃爲的當爾。

▶ 潘柄：字는 謙之, 號는 瓜山.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性：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與：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243(1429) (知舊門人問答113) (卷14:33左) (晦庵集 卷55)

答楊至之【至】

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子順·子能爲學復如何？彼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 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 楊至：字는 至之. 泉州 晉江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44(1430) (知舊門人問答114-1~7) (卷14:33左) (晦庵集 卷55)

答李守約【閔祖】 【○濱老之子】

(知舊門人問答114-1)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卽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知舊門人問答114-2)

▶ 李閔祖：字는 守約, 號는 綱齋. 光澤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7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濱老之子：海州本에는 없다.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不可不時時提起閒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知舊門人問答114-3)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²⁾，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知舊門人問答114-4)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眞養生之要訣也。

(知舊門人問答114-5)

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說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

2) 痛自……奮發：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心，凡事必生宛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己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知舊門人問答114-6)

王子合過此，說失解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³⁾；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⁴⁾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眞個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語⁵⁾，不濟事耳。

(知舊門人問答114-7)

3) 無事之時……便是時中：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致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語：川谷本·全州本에는 [두주 ‘語’, 唐本作‘話’.]가 있다；《全書》‘話’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忽耳，若謂與時消息，固並行而不悖也。

節要0245(1431) (知舊門人問答115) (卷14:36右) (晦庵集 卷55)

答李守約¹⁾ 【一本作‘答李時可’.]】

所論克復工夫²⁾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앞의 ‘答李守約’에 속하여 이어져 있다.

1) 答李守約：《全書》에는 [교감기 底本原注, “一本作‘李時可’.”]가 있다. 今按: 《全書》의 底本은 明 嘉靖11년(1532년)에 張大輪·胡岳이 간행한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으로서, 四部叢刊 영인본이다.

2) 工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46(1432) (知舊門人問答116) (卷14:36左) (晦庵集 卷55)

答李時可 〔相祖·守約之弟.〕 1)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太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脈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 李相祖：字는 時可. 李守約(閔祖)의 동생.

[編輯考] 海州本에는 이 편지가 없다.

節要0247(1433) (知舊門人問答117) (卷14:36左) (晦庵集 卷55)

答劉定夫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尙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 劉定夫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48(1434) (知舊門人問答118-1~2) (卷14:37右) (晦庵集 卷55)

答包顯道【揚】

(知舊門人問答118-1)

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知舊門人問答118-2)

既未免讀書，則不曾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 包揚：字는 顯道, 號는 克堂. 南康 建昌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49(1435) (知舊門人問答119-1~3) (卷14:37左) (晦庵集 卷55)

答包詳道

(知舊門人問答119-1)

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略竄定，恨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卽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知舊門人問答119-2)

▶ 包約：字는 詳道. 包顯道の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如熹：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尙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²⁾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知舊門人問答119-3)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縱³⁾讀書窮理⁴⁾，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

2) 履：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縱：《全書》‘纔’

4) 讀書窮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節要0250(1436) (知舊門人問答120-1~3) (卷14:39右) (晦庵集 卷55)

答包敏道 〔遜〕 1)

(知舊門人問答120-1)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

(知舊門人問答120-2)

承喻麤¹⁾心浮氣，剝落向盡，閒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

▶ 包遜：字는 敏道. 包詳道の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麤：《全書》‘粗’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四

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知舊門人問答120-3)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

節要0251(1437) (知舊門人問答121) (卷14:40右) (晦庵集 卷55)

答符舜功【叙】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 符叙：字는 舜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52(1438) (知舊門人問答122) (卷14:40右) (晦庵集 卷55)

答符復仲【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 符初：字는 復仲.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53(1439) (知舊門人問答123) (卷14:40左) (晦庵集 卷55)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人孝子所以顯其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 符國瑞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54(1440) (知舊門人問答124-1~3) (卷14:40左) (晦庵集 卷55)

答陳超宗

(知舊門人問答124-1)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個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個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¹⁾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知舊門人問答124-2)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札

► 陳超宗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則：海州本에는 없다.

安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眞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便著實²⁾從脚跟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裝³⁾點邪？不須深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也。

(知舊門人問答124-3)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⁴⁾，將此等向外裝⁵⁾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功，明日見效，則其不曾下功斷可知矣。

2) 著實：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裝：海州本·《全書》‘粧’

4) 向裏用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裝：海州本‘粧’

節要0255(1441) (知舊門人問答125) (卷14:41左) (晦庵集 卷55)

答顏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¹⁾，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²⁾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子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

► 顏子堅

1) 學而……則可：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於：《全書》‘于’

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
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
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爲之，似亦未
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爲謀，僕不知所以爲子計
矣。

節要0256(1442) (知舊門人問答126) (卷14:43右) (晦庵集 卷55)

答熊夢兆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 熊夢兆：字는 世卿，自號는 拙逸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57(1443) (知舊門人問答127) (卷14:28右) (晦庵集 卷55)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

► 吳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節要0258(1444) (知舊門人問答128) (卷14:44左) (晦庵集 卷55)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¹⁾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

▶ 趙師雍：字는 然道，黃巖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官：[두주 “從官”之‘官’，府本作‘宦’]가 있다；《全書》‘宦’

節要0259(1445) (知舊門人問答129) (卷14:45右) (晦庵集 卷55)

答康戶曹【仲穎，一本無‘仲’字。】¹⁾

示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有²⁾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熹也少而嘗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如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眉睫而有以得之也。

▶ 康仲穎：字는 縉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仲穎一本無仲字：海州本에는 없다；《全書》‘仲穎’[교감기 ‘穎’下，底本原注云，“一本無‘仲’字.”]

2) 有：《全書》‘存’

節要0260(1446) (知舊門人問答130-1~3) (卷14:45左) (晦庵集 卷55)

答邵叔義【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¹⁾【○叔義，名浩.】

(知舊門人問答130-1)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遠也。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躡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知舊門人問答130-2)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眞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墻屋標榜，反招譏訕也。

▶ 邵浩：字는 叔義. 金華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一本無……名浩：海州本에는 없다；《全書》에는 없고, [교감기 ‘義’下, 底本原注云: “一本無‘叔義’二字, 有‘機’字.”]가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四

(知舊門人問答130-3)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大率渠有文字，多卽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節要0261(1447) (知舊門人問答131) (卷14:46左) (晦庵集 卷55)

答王德修 〔和靖門人〕

熹兒侍先君子宮中祕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徧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二說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尙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語〉詩，三復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卽流於釋氏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兒侍”：‘侍’當作‘時’，未知是否。“終有守”：伊川先生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 王時敏：字는 德修. 尹焞의 門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62(1448) (知舊門人問答132-1~6) (卷14:47右) (晦庵集 卷55)

答蘇晉叟【溱】

(知舊門人問答132-1)

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¹⁾，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西銘說〉極可笑，渠今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詆橫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清明，此亦足爲學者之禍也。【“渠”：指林栗。】

(知舊門人問答132-2)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²⁾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

▶ 蘇溱：字는 晉叟.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6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著力照管：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心統性情：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分合之際判然不疑，卽於窮理修身³⁾到處得力耳。

(知舊門人問答132-3)

程先生云：“性卽理也。”此言雖約，而甚親切，有喚省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溱竊復以謂覲得之之心，又學⁴⁾思。『學思』：一本‘學’下有‘者之’二字。]方其思時，自是著覲得之心不得。但思⁵⁾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知舊門人問答132-4)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揅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生，乃

3) 窮理修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學：《全書》에는 뒤에 ‘者之’가 있다.

5) 思：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佳耳。

(知舊門人問答132-5)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却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⁶⁾。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矣。

(知舊門人問答132-6)

先墓之文，每以爲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加以應接紛紜，更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學得罪明時，姓名蹤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爲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報耳。在親迎黃岩未歸，正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6) 的：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